皇清經解續編

D 二12
698
291

詩古微七　邵陽魏源默深著

周南苔問

問曰自大序鄭譜以二南爲文王之德于是說者皆以文王后妃爲義而集傳遂以關雎爲宮人美太姒初至之詩疑之者謂文王世子則嫡妃未至安得先有宮人若王季宮人則父子異宮何用勞其寤寐于是鄒忠允據大明詩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謂文王卽位初年之事纘女維莘俱天之妹謂太姒文王繼妃之證故與文王年齒不相當而得有歸甯之父母寤寐之宮人且則百斯男之祥皆由於不妒忌之德明非前妃所有諸說乖異者何曰文王太姒之事以之言葛覃卷耳則可矣不妒忌之

義以言樛木螽斯則可矣纘女繼妃之云以之言大明詩或可矣（詳大雅）言南爲文王化行六州之風必作於末年政成之日（荅問）而不作於世子嗣位之初言南爲周國民風其詩必作於國人而周公采被管絃斷無宮人自作之詩至其用之於樂則有三篇連奏之例故關雎首以琴瑟筐酒明其爲燕饗之樂皆言求賢女求賢士之難以昭夫婦君臣之至重而未可執其人其事以實之如必爲文王之求太姒則當王季之末年而二南非文王德化所致矣若當二南化行之日則當文王之末年太姒于歸已數十年必無追敎其未至時矣如必美后妃不妒忌求嬪御以助己則止與樛木螽斯相重而不淫不傷斷不可通矣故以關雎爲述太姒歸

周之說齊魯韓毛皆未嘗有而宋儒始有之皆未達厥始之明禮樂之情者也大戴禮保傅篇曰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君子愼始也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昏易之乾坤皆愼始敬終云爾素成之書曰謹爲子孫取妻嫁女必擇孝弟世世有行仁義者則子孫慈孝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此主於擇賢配乃經師最古之誼禮家記之後儒惟伊川程子曰關雎后妃之德非指人言周公作樂章以風化天下自天子至庶人正家之道當然其或以爲文王詩者言惟文王后妃足以當此也馮氏元成曰周公作房中之樂思得淑女以共內治所謂憂樂皆設言其事播諸管絃以代箴銘戴氏震曰關雎求賢妃也求之不得難之也者重之也周家歷世有賢妃之

助故周南首關雎召南首鵲巢以明事之當重無過於此關雎
之言夫婦猶鹿鳴之言君臣歌之房中燕饗俾人知君臣夫婦
之正焉樂章之用廣矣非指一人一事之爲之者也三說章章
其義大昌惟於商季刺時之誼尚未會其微指故人皆疑詩詞
無所歸宿已於四始義例篇著之今不復陳矣然則當如何而
可爲后妃之德乎曰五倫夫婦盡於有別之一言四家詩皆傳
夫子大義者也故魯詩曰關雎起興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關
雎之鳥未嘗乘居而匹處也劉向列女傳又淮南子曰關雎興
別也易林曰貞鳥雎鳩執一無尤寢門治理君子說喜劉勰曰
關鳩有別后妃方德德貴其別不嫌於鷙鳥又曰鹿鳴以仁求
其羣關雎以義鳴其雄　韓詩曰窈窕貞專貌淑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詩
人言關雎貞潔慎匹隱蔽於無人之處以聲相求故人君退朝



入於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
志明今時大人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
以刺時文選注後漢書注引薛君章句齊詩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言能
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儀容晏安之私不形於
動靜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毛詩曰后妃愼固幽深若
關雎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
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嗚呼盡之矣
不妒忌之說洵不足以言之矣中人之所能不足以盡性命之
微風化之本矣荀子曰國風之好色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
可比于金石其聲可內于宗廟非關雎不足以當之矣夫子言
關雎樂而不淫卽摯而有別之謂哀而不傷卽得之難求之切

之謂豈特可以言鵲巢矣召南爲周南之應不亦宜乎刑于寡妻而御家邦造端夫婦而察乎天地不在是乎問子謂鄭箋異毛者不可卽以爲魯韓然如列女傳湯妃有褧傳云淑女爲君子和好眾妾之怨者則明爲鄭箋之所本而謂魯韓詩非主不妒忌者何曰魯詩以淑女卽后妃則惟其摯而有別故無當夕之專而能和眾妾之怨非如次章箋疏以賢女指嬪妾及后妃友賢女左右后妃之支說也若謂箋出韓詩則薛君云窈窕貞專貌淑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亦以淑女卽后妃故緇衣惟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詩云君子好仇鄭注云正當爲匹仇匹也鄭注禮用韓詩訓同毛誼孰謂箋說同於魯韓乎涇縣胡承珙曰述匹訓本爾雅然爾雅有兩本郭璞李巡本作仇孫炎本作逑毛傳亦有兩本文選注引毛作仇後漢書皇后紀引毛作逑是知二字通用故說文怨匹曰逑亦以逑爲仇之段借也

問葛覃毛傳父母在則有時歸甯耳明爲后妃既嫁之事與續序后妃在父母家及嫁安父母之說鑿枘不入則婦人謂嫁曰歸一語當爲鄭箋之錯入毛傳者近人欲徇續序反以歸甯一傳爲箋之錯傳段氏玉裁說而惠氏詩說并謂古者諸侯夫人無歸甯之誼據何休公羊注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惟士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甯若夫人止有遣大夫甯於兄弟之禮而釋歸甯父母爲無父母遺命之義述毛而與毛傳戾者何曰以詩以禮以春秋證之泉水序謂衞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甯而不得故作是詩箋云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甯沒則使大夫甯於兄弟此毛鄭之說可徵者一雜記婦人非

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其待之也若待諸侯夫人至入自閶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則是奔喪爲歸甯之終禮何休以夫人非有大故不得歸者對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甯而言大故卽大事如問父母病及兄弟卽位之屬豈必被出之謂乎此禮之可徵者二春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左氏傳曰凡諸侯之女歸甯曰來襄十二年左傳楚司馬子庚聘於秦爲夫人甯禮也正義引爲夫人父母在得歸甯沒使大夫甯於兄弟之證而息媯歸甯過蔡蔡侯止而享之則又國君夫人歸甯之明文此春秋可徵者三況文王當殷時不用周禮今周世天子諸侯之昏禮已亡而諸儒盛譚殷世諸侯夫人歸甯不歸之制安得起杞宋而徵之故與其以歸甯爲箋之錯傳不如以嫁歸爲箋之錯傳也莊氏存與更援魏風葛屨使女縫裳刺儉不中禮謂女在父母家親蠶則可既嫁爲諸侯后妃親葛則不可欲以曲申序義無論毛傳有王后諸侯夫人親爲祭服之說且緇衣鄭注亦謂采葛爲君子之衣令君子服之不厭鄭注禮用韓詩豈但女道而非婦道乎葛屨履霜寒時暑服故爲儉不中禮若夏月絺綌正適時宜采蘩爲葛覃之應卷耳卽下章之次后妃夫人可以采蘩采蘋采卷耳獨不可以采葛乎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亦儉不中禮乎

問卷耳后妃之志毛鄭求賢審官之說子既以三章三我議其不倫朱傳文王行役在外之說或又以后妃登臨縱酒議其非禮陳啟源稽古編而子謂后妃因使臣在外行役而慰勞其室家之詞

者何曰詩之周行有三卷耳鹿鳴大東皆大道也毛於大東周行無傳然訓佻佻爲獨行則亦當以周行爲道路鄭注緇衣亦以周行爲大道以經注經則知周行之訓列位爲不然矣鄭於鹿鳴示我周行破示爲寘於大東行彼周行爲發幣於列位一往迂曲皆異毛義視緇衣之用韓義者尤不可同年而語至毛傳謂人君黃金罍而詩疏引五經異義韓詩說則曰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夫韓於罍制既明諸侯大夫皆以金而必特申此詩之金罍爲大夫器豈非與毛鄭人君饗燕之義相反哉毛詩以草蟲爲卷耳之應齊詩以采蘋爲卷耳之應而草蟲采蘋皆大夫妻詩則此章諸我皆當爲大夫妻自我之詞葢后妃慰勞使臣之室家因爲室家代敘其情



猶四牡爲使臣代敘其情也首章嗟我懷人二語不當用官人周行斷章之義以與下章二我乖隔葢即陸機詩之采采不盈匊悠悠懷我懽也荀子解蔽篇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則疑惑據此則爲提筐采物心不在焉而置之故言心不可以貳周行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傳引詩斷章已詳毛詩義例下篇三四章使臣之僕馬其室家固得而我之而金罍大夫器則班婕妤自悼賦所謂酌羽觴兮銷百憂也后夫人於外命婦生有錫命之禮玉藻注死則臨喪之禮喪大記后夫人行祭禮命婦從焉禮器明堂位於喪禮命婦卒哭焉喪大記先王股肱手足其臣故四牡勞使臣而可以教孝卷耳勞使臣而可以教貞樂章之用廣矣序爲后妃之志不亦宜乎易林云元黃擢顙行者疲勞役夫憔悴踰時不歸亦以後章指大夫行役之事明爲室家懷人

之詞於文王后妃不合也仁和龔氏鎮曰宋史岳飛傳諸將淮南子傲眞訓云今矰繳機而在上網罟張而在下雖欲翱翔其勢安得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是則言殷末征役之士皆有棄置遠舉之思故曰雖欲翱翔其勢焉得此爲臣下之詞乎抑爲君上之詞乎

問螽斯序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爲義而毛傳訓振振仁厚繩繩戒愼蟄蟄和集則又不徙以衆多爲義序傳不同者何曰續序不得經義呂記嚴緝徒以子孫繩繩爲不絕桐城馬氏瑞辰以振振繩繩蟄蟄皆爲衆盛更不得毛傳之義考韓詩外傳引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能使子賢也則是頌后妃所生皆賢非妾媵多子之謂後漢書襄楷傳曰昔文王一妻誕致十男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脩德省刑以廣螽斯之祚白虎通引詩傳曰文王十子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此魯詩之傳皆指后妃所生見史記世家無關貫魚之寵續序於關雎不得后妃有別之德於是檜木螽斯小星並以不妒忌蔽之吾聞麟趾以信厚爲美不信螽斯徒以多男爲德也漢中山王好內亦百餘男未聞媲美西伯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韓詩繼世象賢之誼正毛傳仁厚戒愼之徵也甚矣君子貴子孫之賢不徒貴子孫之衆也不知續序爲毛之綴旒烏信三家爲毛之益友乎

問檜木不興君子而喻后妃鄭箋則并美妃妾無與文王者何

曰樛木釋文引馬融及韓詩本並作枓說文高木曰枓下句曰
樛則韓毛殊興文選寡婦賦注云葛藟二草名言二草之託枓
木喻婦人之託夫家也選注多用韓詩則是高木卽興君子而
葛藟女蘿則喻宮闈非若毛以木之下曲興后夫人之下逮與
下文君子不倫至箋云妃妾能以禮義相和又能以禮義樂其
君子使爲福祿所安則是歸美妃妾何如韓義歸本文王之德
乎

問兎罝之詩三家說以爲殷紂時賢人退於山林網禽獸而食
之故兎罝之詩作文選薦譙彦表注於是文王舉閎夭泰顚於罝網之
中而用之西土服墨子其時翳桑薪之人皆盡其力賈山言文王時是
於后妃何與而序言后妃所致者何曰此猶召南以羔羊爲鵲

巢之功致而其義則徐幹中論盡之矣中論曰人性之簡也存
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
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以君子敬孤獨而愼幽微雖
在隱蔽鬼神不得窺其隙也詩曰肅肅兎罝施于中林處獨之
謂也列女傳曰安貧賤而不怠於道惟至德者能之詩云肅肅
兎罝椓之丁丁言不怠於道也易林亦云兎罝之容不失其恭
葢關雎之德不出情欲無介乎儀容晏安不形於動靜今以兎
罝伐木之人而有肅肅將事之敬何異饁婦之如賓漁者之宵
肅且椓之丁丁猶人所聞也施于中逵猶人所見也至於中林
則無見也無聞也敬於顯而不敬於隱者可以爲干城未可以
爲腹心是中逵之德顯中林之德晦故關雎兎罝詩人愼獨之

學也以如此之材德不登於王廷而淪棄山澤使非遇文王舉之則終身槁死山林鹽鐵論所謂冤罝之詩刺小人非干城腹心言殷紂之世朝多倖位野多遺賢也四牡汝墳皆同斯誼卽美寓刺蓋二南通例矣

問曰列女傳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夫有惡疾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妾之不幸也夫采采茉苢之草雖有惡臭猶始於采捋之終於懷擷之浸以益親況夫婦乎乃作采苢之詩君子謂宋女之志甚貞而一也文選注引韓詩曰茉苢傷夫有惡疾也薛君曰茉苢澤瀉也臭惡之草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是茉苢之草雖有惡臭我猶采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臭乎我猶守而不離去也魯韓說同然或疑蔡宋非古國茉苢非古訓者何曰齊侯召伯皆陳於武王分陝之詩管蔡宋杞皆封於武王有天下之始然國語文王卽位諏於蔡原韋昭以爲蔡君則文王時已有其國矣路史蔡黃帝後姞姓國荀古無是國豈盡武王創名耶春秋蔡班先衞宋爵先陳而蔡宋無風賴是詩存之猶燕申無風得甘棠行露補之陶宏景別錄云澤瀉生汝南池澤汝南蔡地正足徵韓義之確且與漢廣汝墳皆化被南國之徵奈何必歸諸子虛亡是哉毛序家室和平則婦人樂有子孔疏以天下亂離則我躬不閱遑恤室家爲其反證夫文王之化至於冤罝武夫江漢游女皆有賢聖之行故宋女貞一足徵王化如僅婦人求子而已則雖商瞿母處定哀伯道妻當漢季並以有子爲幸無後爲酷豈定哀漢季皆

和平之盛世而文王周南之風僅賢兎爰萇楚之刺耶且車前利水既匪懷姙所宜毛傳芣苢車前也宜懷姙陸璣疏車前子治婦人產難陶氏別錄謂其實令婦人有子皆傳會毛傳不可爲訓車前利水之劑從無有以車前安胎者西戎李木復非婦人所采釋文引衛宏許慎王肅並據山海經周書王會解謂芣苢木名似李食之宜子出於西戎以匡毛傳車前懷姙之訓然王基駁云遠國異物非周南婦人所得采陶宏景以此爲韓詩說則尤誤矣故魯韓並以芣苢爲興不以爲賦然其以澤瀉臭草興君子臭惡之疾而辨命論云冉耕歌其芣苢王充論衡云伯牛病厲四書或問引晉欒肇論語駁云伯牛病癩癩卽癘厲同聲字取興之義良在斯焉韓詩直曰車前瞿曰芣苢文選注引內傳瞿謂生子兩旁者與爾雅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之訓合澤瀉卽馬舄但瞿異於直故郭璞謂大葉長穗江東呼爲蝦蟆衣明其爲澤瀉之稱與車前性一而物二也魏風言采其蕭傳蕭水蔥也陸璣疏云今澤瀉也其葉如車前稍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皆取臭草爲興不以利水爲用彼謂芣苢治癩者尙匪韓詩之義而申毛者欲強爲安胎之劑吾恐誤讀爾雅幾死勸學也

問後漢書周磐傳誦汝墳之卒章因解帶就舉注引韓詩汝墳辭家也薛君章句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則顏色變王室政如烈火猶冒觸而仕者以父母迫近飢寒之憂爲此祿仕詩曰王室如燬而列女傳亦稱周南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妻恐其懈於王事因陳義以匡夫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使無譴怒遺父母憂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生於亂世迫於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爲父母在故也亦魯韓說同而嚴粲乃以詩在周南則父母宜美文王且親伐條枚斷非大夫之妻者何曰

魯詩言周南大夫受命平治水土則是伐條枚以爲檷用治汝水之隄防（毛傳墳大防也）正君子行役賢勞之事非室家自謂之詞其時王室在朝歌去汝南止數百里去岐豐則千餘里不得有孔邇之云而三百篇言父母者皆謂二親從無叚借之例（豈弟君子民之父母顯頌非借喻二雅毛傳兩以父母爲文武後儒皆不從之）詩中但勉其君子以忠孝則王化自見故先儒謂北山之大夫不及北門之大夫北門大夫之妻不及汝墳之婦人苟以詩在周南必美文德則漢廣茉苢又何詞頌上耶且小序傳箋皆無文王孔邇之義至釋墳爲大防（毛傳）君子仕亂世（鄭箋）父母對疏遠（箋云恐其辟勞以得罪當念父母以免害不能爲疏遠者計也）則並同魯韓之旨故王肅王基馬昭孔晁孫毓述毛並謂大夫行役其妻所作毛詩有與三家本無不合而區裂於後人者茲類是也

問曰文選注琴賦引韓詩漢廣說人也而韓內傳且益以交甫解佩之事外傳則述阿谷處女而引詩證之姜炳璋謂其風雅掃地三家之亡尙恨其不早者何曰陳琳集云贊皇師以南假濟漢水之清流感詩人之攸歎想神女之所游又文選琴賦注引薛君章句云游女漢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求而得之據此則喬木漢女二皆比興如楚詞之湘君湘夫人皆江漢典故傳自上古詩人以比貞靜之女可望不可卽蓋上章游女是興下章之子是賦不可卽以游女爲之子（爾雅之嫁往也毛傳用之）不可休不可求不可詠不可方皆極美其貞潔所謂好德如好色也故列女傳曰不可求思謂以禮自防人莫敢犯則韓序所謂說人者卽靜

女毛傳所謂女德貞靜而有濛度乃可說樂書引琴操云鵲巢者邵國男說貞女而作是其證也三百篇言取妻者皆以析薪起興葢古者嫁娶必以燎炬爲燭故南山之析薪車舝之析柞綢繆之束薪豳風之伐柯皆與此錯薪刈楚同興秣馬秣駒卽昏禮親迎御輪之禮故箋曰言刈其楚喻眾女皆貞潔我欲取其尤高潔者言秣其馬謙不敢斥其適己皆用韓詩說人之義發情止禮庶乎離騷好色不淫之旨焉自易林云喬木無息漢女難得禱神請佩反手離汝於是旁及交甫解珮之說然文選解珮事蜀都賦注以爲列仙傳江賦注以爲韓詩內傳洛神賦注則宋本一作列仙傳（尤延之本一作韓詩內傳袁本茶陵本而誤懷詩注則曰列仙傳江妃二女出游江濱交甫遇之餘與韓詩內傳同云云考劉向列仙傳有江妃二女而終之以詩云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葢說者因薛君有漢神之云而列仙傳又有引詩之語因淆爲一事巷伯毛傳引顏叔子夜遇婺婦事凡二百言以爲辟嫌不審之證使不見其全傳而第徵引於他書則必謂毛詩以巷伯非寺人矣說文皃部亦引韓詩傳鄭交甫逢二女魁服與巷伯毛傳引顏叔子事同葢以交甫事證漢神非以交甫事解經也古籍不完難據孤文以訾全誼鹽鐵論引孔子曰吾于漢廣知德之至也正謂德廣所及今本亦譌作河廣則宋桓夫人被出思子有何至德故曰書缺有閒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固難心知其意焉



問麟趾毛傳公姓公同姓公族公同祖集傳謂公姓公孫也陳

啟源非之謂古無稱孫爲姓者何小序以麟趾爲關雎之應而又言關雎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者何曰玉藻子姓之冠也鄭注孫是子之所生故曰子姓特牲饋食禮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鄭注所祭者之子孫也又喪大記卿大夫父兄子姓立於東方鄭注曰子姓謂衆子孫也漢書魏其武安侯傳跪起如子姓史記外戚傳既歡合矣或不能成子姓亦謂子孫也其他傳記稱子孫爲子姓者更僕難數況杜毛傳又以同姓爲同祖則是毛以公子爲同父公姓爲同祖公族爲同高祖故詩以三章先後爲親親之殺若如疏以同姓爲五服之外則安得先於五服內之公族乎至左傳襄十二年曰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又曰魯與諸姬臨於周廟謂同姓於文王爲宗廟也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是同宗於祖廟也彼對異國言自遠而近故以同族爲五服以內與此皆言文王近親者異也周南當殷之末世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之僅存者經紂數十年之蕩滌已無復存及文王積功累仁移風易俗人材蔚興變涼德爲敦龐變貪競爲推讓蓋南國之宗族皆有盛世之休祥非獨美周國之公子也毛詩麟趾嘉衰世之序與三家詩關雎刺時之序同一義例蓋衛宏之旁取魯韓者孔疏憒然不知乃以黃帝堯舜致麟文王不致麟斤斤較量固哉高叟之爲詩乎

召南答問

問孔疏以二南之后妃夫人皆指文王太姒而子則謂召南全風皆周南之應其夫人自是南國諸侯之夫人與后妃無涉者

何劉氏七經小傳云鵻首鵲巢也篆文似之王應麟駁之謂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鵻首鵲巢則是鵻首在鵲巢之外者何曰采蘋爲鵲巢之三知采蘋爲南國夫人則知鵲巢矣（說詳後）彼以闕雎興后妃此以鳲鳩興夫人其求賢刺時雖不如寤寐反側之哀切然以國君之富尚必鳲鳩均一之夫人始足配之而況天子以四海爲家者乎鵲巢非惡鳥可居惟鳲鳩乃足居之非泛詞頌美矣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諸侯以鵻首爲節樂會時也卿大夫以采蘋爲節樂循法也士以采蘩爲節樂不失職也揆其篇次鵻首自是鵲巢之誤（說見前正樂篇）且以會合之得時喻會同之及時正鵲巢之義於鵻首何與乎大戴投壺記於禮崩樂壞之後漢儒誤取萇宏所射之鵻首以入禮經烏焉魯魚貽誤千載王應麟反據以駁鵲巢射節之誰何異以燕說正郢書耶

問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合於樂章鵲巢之三毛序大夫妻能循法度亦用射義之文則篇首三詩不專美夫人而兼美大夫妻者何左氏傳釋是詩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考濟水溢爲滎澤即鄭之滎陽當爲陝以東豫州之風乃不入周南而入召南者何曰此詩正美南國夫人之切證也稱季女爲季蘭猶季姬季姜季芊季隗之例則是蘭姓諸侯之女非姬姓之女所謂先嫁三月教於宗室牲魚蘋藻之祭皆南國諸侯夫人之事非文王宮中之事（漢有廬陵太守蘭廣即此謂出自鄭穆則古未有氏其祖名者杜預注釋季蘭爲服蘭之女疏引燕姞徵蘭生鄭穆公豈有二南已用春秋之典故知當

爲古姓無疑季蘭嫁爲大夫妻安知非嫁於荆梁諸國之大夫正召伯所屬而采其風乎能循法度推本於其在父母家故序以大夫妻爲言耳采蘋爲卷耳亦代爲大夫妻之詞而歸本於后妃之志采蘋乃諸侯女嫁爲大夫妻之事何得謂非南國夫人之教與文王后妃之化乎白虎通義嫁取篇曰大夫女與君有緦麻之親者教於公宮三月與君無親者各教於宗子宗婦之室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子而明於婦道者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大夫士皆有宗族自於宗子之家學事人也此可見古者女教之重敬宗收族之禮故潛夫論云背宗而采蘋怨原作采蘩臧氏玉林曰當作采蘋取宗室牖下語耳當是殷紂播棄宗族之時故聞南國宗室之風有相形見絀者耳

問草蟲序云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且首章數語全同出車五章明爲行役之詩與殷其雷汝墳同誼而傳箋不以行役爲言反以爲未嫁之女者何曰箋以見止爲同牢之時覩止爲初昏之夕通典馬昭申鄭謂三代嫁取以仲春符於南山采薇之歌以證其爲將嫁之女不知昏禮婦車有談安得有途見采蘼之事且未婚之女亟亟以我心降我心說我心夷爲言大違昏義女子恥去之義何以爲風化之首乎歐陽本義謂毛鄭不合序意而以此詩爲大夫行役其妻守禮待歸之詩呂記嚴緝朱傳並從之觀毛以草蟲應卷耳齊詩以草蟲應茱萸則爲大夫妻懷君子之詩非未嫁女之詩明矣

問甘棠之詩鄭荅趙商以二伯分陝在武王有天下之後亦不

以爲文王詩矣而康王之誥召公尙率西方諸侯則是詩果作於何世毛傳蔽芾小貌鄭箋謂止舍小棠之下夫杜棃之樹高不數尺召伯巡行旣不可弁帶而坐灌莽之閒復不可佝僂而入蝸廬之內卽許行墨道有不能行且箋謂專聽男女之訟尤非方伯之專職者何曰以三家詩考之不但作於成康之後抑且當爲西周之變風何者左傳定九年引是詩曰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襄十四年士鞅曰欒武子之德在民猶周人之思召公爲愛其甘棠況其子乎劉歆廟議云思其人尙愛其木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說苑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故史記燕世家及劉向疏並以召伯旣卒而後世思詠之詩則魯詩以爲作於召公身後矣韓詩外傳曰邵伯在朝有司請營邵以居邵伯曰嗟乎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由是出就蒸庶於隴畝之閒而聽斷暴處遠野廬於樹下而百姓大說耕桑倍勸其後在位不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漢書王吉傳略同吉亦習韓詩夫云先君文王固明在文王之後至言其後在位不恤元元稅賦繁數則并在周室中葉以後非成康時矣周初東遷岐豐西畿之地尙爲周所有甘棠巡行之地在陝以西自不得入東都王城之風而附之召南宜矣一則曰耕桑倍勸再則曰耕桑失時則是農忙停訟之月恐民至城邑廢耕耘故暫出鄉野就聽之其非終年暴露明矣而劉氏安世乃以爲墨子之道非方伯述職之體則文王卑服卽田功公劉容

刀陟原嶽亦皆墨道乎呂氏春秋果之美者沙棠之實而古詩
木蘭之檝沙棠舟則其木不小易林云大棣之子百條其母當
夏六月召伯游暑其爲沙棠苕茂之大樹而非杕杜道左之小
木明矣說文苕草木盛貌韓詩作苐詩作苐故韓詩外傳謂廬於樹下
亦謂蔚薈茂盛異於毛訓說苑以爲舍於甘棠之下史記以爲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
事其下又易林云爲讒所言繫于枳溫甘棠聽斷昭然蒙恩又
非鄭箋專聽男女之訟明矣又考樂緯云御覽初學記人事部引樂動聲儀召
公賢者也明不能與聖人分職常戰栗恐懼故舍於棠樹下而
聽斷焉勞身苦體然後與聖人齊是以周南無美而召南有之
斯言也其得聖人之用心乎書序稱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
王左右召公不說句周公作君奭攷尚書大傳舜讓于德不怡



史記五帝本紀作不懌又自序云唐堯周位
虞舜不台徐廣曰怡懌也索隱曰台說也　夫召公之讓於德
而不說猶舜之讓於德而不怡也以天下之大萬民之重三公
二伯之任而已與周公分任之孔疏云經傳皆言武王時太公
太公薨周公代之縱戰兢憂勞保無毫荒乎縱無失墜果足光
其大傳則畢公也爲太師書序言周公爲師者蓋
文考聖化乎所以感然若不自釋也周公則慼稱伊尹伊陟巫
咸巫賢臣暨甘盤及文王五臣皆未嘗去位以勉其謙讓未遑
之心並明我二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誼故召公不自說之
志於詩甘棠見之周公作君奭之義於詩鴟鴞見之皆畏命之
至也勉道之極也白虎通曰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
菱何東方被聖人化日久故分陝東西使
聖人主其難者賢人主其易者乃俱致太平也論衡氣壽篇曰

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時尚爲太保傳稱邵公年百八十云云則是天壽平格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卒之懷召公者如懷文王詩召南者如詩周南睎驖之馬是亦驖而已至蘇氏轍謂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故詩作於下云云則既慣分陝之時世又昧南國之體例固無譏焉

問行露之詩列女傳以爲召南申女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迎之女不行夫家訟之於理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也韓詩外傳亦言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志貞禮誓死不往君子以得婦道之宜故舉而傳之論而歌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汙道之行焉異於毛詩彊暴侵陵貞女之說乃孔疏申序以爲禁嚴於女法緩於男故女既



貞信而男猶彊暴陳啟源徇傳又斥魯韓解室家不足之義近於爭聘財者何曰說經而徇私鮮有不害道者矣列女傳述申女之言曰夫婦者人倫之始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爲宗廟主輕禮違制不可以行則是重在禮不備而非徒物不具也且六禮納采問名納吉請期皆止用雁惟納徵束帛儷皮亦無過五兩二元三纁詩再言誰謂女無家則是其夫家非貧并此而不能具也衛風士如歸妻迨冰未泮韓詩外傳釋之引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殺止云者卽周官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許其殺禮之令周官媒氏于是月也奔者不禁蓋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妾言自九月至此時猶不能備六禮者乃許其殺禮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是先王原有非時殺禮之禁故摽梅詠仲春逾時不備禮者之事實七實三以至傾筐喻女之次第畢嫁也如紀時則已逾時而盛夏矣尙何云

殆其謂之哉　桃夭詠昏因常時備禮者之事桃夭喻女子容色之少好耳如以時則有蕡其實其葉蓁蓁時當盛夏尚得爲仲春及時哉詳周南苔問易林云婚禮不明男女失常行露有言出爭我訟此明貞女欲守昏禮之常而夫家欲用昏禮之變也盛露厭浥正季春以後仲秋以前冰久泮而霜未降之時箋以行露爲始有露是二月嫁取正時多露則三月四月已過昏時故云禮不足而不來此用韓詩與毛異非時非禮非貪非荒而欲用苟且殺禮之令以爾車來以我賄遷棄禮急情可乎不可乎易漸之彖曰女歸吉明自納采至親迎皆施不淩節故六爻皆取象於鴻鴻寓昏禮用雁之義若歸妹以兌少女從震長男說而動不以漸爲六禮不備奔則爲妾之象矣故士昏六禮皆行之於廟以先祖之遺體授人其不苟也如此壻爵弁墨車親御輪三周其親而下之也如此幣必誠辭無不腆



舅姑饗婦洗爵而獻其降尊而禮之也如此然後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所以報夫君舅姑之禮者當如是其厚而不忍變也禮之云乎豈曰財之云乎小雅我行其野之詩成不以富亦祇以異箋謂女不以禮爲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適以自異於人道豈非行露昏姻之切證乎申爲南陽被化之邦而酅則崇侯虎之故地文王伐崇始作豐被教尚淺餘俗猶存故采其詩以明王化之淺深若媒妁不通而彊委禽焉此獄何待召伯而聽之孔疏以爲禁嚴於女法緩於男故女既貞信而男猶彊暴會是文王有此不情之法不倫之化哉矧拒彊暴之辱亂世不乏其人謹禮節之恆非聖化不臻此俗毛詩之淺於說行露猶其淺於說芣苢也後儒附和又何譏焉

問羔羊退食自公毛鄭異義而釋文引韓詩透迤公正貌又費鳳碑君有透迤之節自公之操或謂鄭箋減退膳食率從公道之所本然乎素絲五紽五絨或謂裘褎見縫明其節儉然乎曰節儉誼隘不足以蔽詩旨惟緇衣篇云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羔素絲之縫殺大小皆得其制所謂衣服不貳者也出入皆可從迹則俯仰自得而不愧怍所謂從容有常者也埤雅西京雜記云五絲爲緎倍緎爲紀倍紀爲紃倍紃爲縰倍縰爲緦此乃自少之多自微之著也羔紽者五絲絨者二十絲總八十絲故三章次第以多寡爲先後古人服裘毛表而革裏故新序魏文侯出游見路人反裘而負芻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漢書楊興薦匡衡云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是則裘毛在外革當在裏褎裘止當見其少毛何由見裏縫之絲益知裘褎縫見示儉之說不可通矣曹大家賦云退逶迤以補過似素絲之羔羊後漢楊秉傳云逶迤退食足抑苟進之風薛君章句云詩人賢仕爲大夫者言其德能稱有潔白之性柔屈之行進退有度數也則仍同緇衣進退從容之義薛君章句見後漢書王渙傳注衡方碑云褲隋在公儒林傳張山拊云退食自公私門不開則仍用毛詩退自公門之訓羔卿大夫入朝治事公膳於朝不遑家食是魯韓原以爲進退公朝而大夫之節操正直自見自章懷注楊秉傳始以鄭箋減退膳食率從公道誣釋韓詩與十月箋之閻妻厲妃誣爲魯詩者曷異故知箋之異毛出於魯韓者半出於意說者亦半他如鴟鴞車舝諸篇皆非毛非韓別詳各篇

問殷其雷傳云雷出地奮震驚百里山出雲雨以潤天下分雷與山爲二興箋謂召南大夫以王命施號令於四方猶雷殷殷然發聲於山之陽則通爲一興果一乎二乎曰箋言一興者是而雷非號令之喻也易以雷出地奮爲建侯行師之象甘泉賦振殷轔而軍裝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振盛也殷轔言衆多也軍裝如軍之裝者也而魏文帝黎陽詩曰殷殷其雷濛濛其雨我徒我車涉此艱阻此兼用召南東山二詩明爲從軍之事長門賦雷隱隱而響起兮象君之車音傅奕詩曰雷殷殷感妾心傾耳側聽非車音竝以雷擬君子車聲之證文王征伐昆夷正在終南隴坂之地故陟岡崔嵬周道威夷屢詠於詩此蓋言師出之初六軍雷動今車聲自山陽而山側而山下是猶雷始收聲而軍之將歸也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全出全反我振振之君子其殆及時而歸乎詩之取興不遠人情衡諸毛義必有能辨其迂近者

問摽有梅之詩東萊呂氏謂其詞汲汲如將失之殆習亂而喜始治者何曰周官媒氏疏引張融云摽有梅之詩嫁取失其盛時之年習亂思治故嘉文王能使男女得及其時蓋韓詩誼也呂氏讀詩記專毛不取三家而此誼闇與之合可謂逆志而得意矣范氏處義曰男女昏姻失時或以凶荒或以强暴或以征役今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無三者之患可以及時成禮故既幸之而又惟恐其失之也二南詩皆當文王與紂之時習亂思治之際不其然乎不其然乎至求我庶士疏謂詩人設爲女家

之詞非女自我卽戴岷隱所謂擇壻之義父母之心也釋文引韓詩章句云迨願也丈夫生而願爲之室女子生而願爲之家則韓詩亦以爲父母詞歟

問桃夭摽有梅綢繆東門之楊皆言昏姻以時而毛鄭不同毛謂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本於荀子鄭則以仲春摽有梅至孟夏其實三仲夏其實七皆昏期之候據周禮仲春會男女無夫家者之文也得毋鄭本三家詩說乎曰韓詩外傳亦言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與荀子同而白虎通義言嫁取必以春者謂必迨冰未泮以前卽小正二月綏多士女之義初無季春孟夏仲夏之說至媒氏奔者不禁之文明爲過時殺禮豈至是方行禮哉且行露以非時拒男綢繆以三星失時在天三四月在隅四五月在戶五六月安得仲春至仲夏皆昏期哉鵲巢簽云鵲作巢於冬至春乃成疏引詩緯云鵲以復至三月始作室家復於消息十一月卦月令十二月鵲始巢則季冬猶未成故知至春乃成云云此亦昏期之喻而摽梅蓁以實多少喻女子笄年少長之時非喻春夏早晚之時矣孰謂鄭箋別有所本乎管子幼官篇秋三弟十二始弟合男女春三卯十二始卯合男女通典引董仲舒書曰聖人以男女當天地之陰陽天地之道向秋冬而陰氣來向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人霜降而逆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與陽俱遠也太元亦云納婦始秋分東門之楊毛傳云男女失時不逮秋冬是西漢以前從無異說自馬鄭創古文說動異西漢故王肅謂二月之文始自馬鄭私立門戶非經誼也周官媒氏疏曰秋以爲期淫奔之詩也綏

多士女仲春之政也易泰卦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六五爻辰在卯春爲陽中萬物育生嫁取之禮福祿大吉召南草蟲之時夫人待禮隨從在途見采蘩者以詩自興而春秋魯送夫人嫁女四時通用無譏文或者仲春之文所以令士庶天子諸侯不在此制則以爲侯王之法不同三代也案爻辰者鄭氏一家之說不可據且王侯卽四時通用則亦無仲春至仲夏之文鄭說無一合者

至男女昏嫁年歲毛鄭亦不同摽梅傳云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王肅譙周述毛皆以男自二十至三十女十五至二十皆可昏嫁而鄭依周官大戴禮穀梁傳皆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許愼五經異義同之以十五六後可嫁取者國君及卿大夫士之禮二十三十而嫁取者庶人之禮范甯不從之謂周官傳記言不得逾限非必以三十二十爲期禮爲夫之姊妹服長殤年十九至十六如必三十二十而嫁取安得有殤姊乎可謂片言折獄而馬昭盧氏尙强申之東漢師心立異大抵如斯近日惟歙縣俞氏正燮斷之曰媒氏之文是令也非禮也禮不下庶人令言其極不是過何以知周時有此令若曲禮內則冠笄有室之文若穀梁傳冠取許嫁之文若墨子大戴禮所述上古中古之文及說文白虎通淮南氾論訓云云此自周時爲民之令不通於古今不達於士以上亦不限於民之有力者後儒以令爲禮說始難通豈知絕無與於禮制其辯甚詳今不備引

問小星之詩箋謂諸妾夜行抱衾與牀帳進御於君鄭志張逸已疑君有常寢詩何其碎而洪適亦謂諸侯嬪御何至抱衾往來牀帳煩重勢非獨力可致蓋使者遠適夙夜征行不敢慢君之義而王質亦謂婦人送君子以夜行章俊卿程大昌皆謂爲

使臣勤勞之詩者何曰此韓詩說也外傳云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故君子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爲之使而不入其謀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而白帖引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入奉使類葢唐宋韓詩尚存是爲諸說之所本文選魏文帝禚詩注曰嘒彼小星喻小人在朝也亦用韓說以易毛詩眾妾之喻葢殷在周東首章指紂廷羣小之多而微箕膠比三五八落落如晨星故易林云旁多小星三五在東早夜晨行勞苦無功惟使臣以勞計功若賤妾進御何功不功之有則實命不同者卽北山詩之或息偃在牀或王事鞅掌也首章毛傳三星五噣以別於下章之參昴然心噣相去甚遠心在東則噣在西不得同時見於東方也次章維參與昴皆西方白虎之宿則以喻西周勞苦之臣正與大東詩東



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相反也爾雅釋訓幬謂之帳郭注引韓詩抱衾與幬箋用以易毛訓裯衾爲裯帳葢賤妾進御於君止須禪被使臣宵役在外必兼攜行帳也此與汝墳殷其靁皆勉其君子以敬王事安義命苟爲作於嬪御則實命不猶幾於怨其小君矣烏見其爲惠下之所感乎三百篇中言征役言征夫言徂征者皆遠道長役之謂若宮闈寢興可言宵征乎卷耳四牡殷其靁並行役於西土之詩以言山阜崔嵬周道威遲知之汝墳小星則行役於東土之詩彼言王室如燬此言實命不同在東而已王事不均從事獨賢其皆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何獨關睢鹿鳴之爲刺時乎

問易林云南國少子才略美好求我長女厭薄不與反得醜惡

後乃大悔又云江水沱汜思附君子伯仲處市不我肯顧婦姪恨悔似皆指召南江有汜之詩與毛異義者何曰易林二占合釋乃明葢求其長女不從而父兄以季女嫁之婦卽季女也姪則媵於季女以嫁者也其後長女遇人不淑而婦姪先嫁得所乃閔伯仲之不從悼戚施於燕婉而賦此詩女長曰孟而春秋傳曰虐我伯姬國語密須由伯姞則女長亦稱伯矣之子謂長女也我季女自我也不我以者不用其言不我與者不肯偕行不我過者輕其婦姪之夫家不相過從而末章其嘯也歌箋云嘯者蹙口出聲有所思而爲之嫡既覺自悔而歌其勞苦也江汜之婦始不敢薄其君子而不行繼不以已之得所而忘其同氣先王以爲可以勸戒而惇俗故錄之於詩葢嫁於異國之士者故易林不言南國大夫而言南國少子其爲士而非大夫無疑毛序不言夫人而言嫡孔疏亦謂大夫士之妻但大夫不越竟逆女惟士昏禮有異邦贈送之文故魯詩芣苢宋女而爲蔡人之妻谷風涇渭秦女而爲邶人之婦知士禮異於大夫矣漢地里志管仲身在陪臣而取三歸論語包注謂取三姓女國策管仲爲三歸之家以揜桓公鮑注亦同是知諸侯取女二國媵之大夫則僭也曲禮大夫不名世臣婦姪士不名家相長妾熊氏云長妾謂婦又士昏禮雖無婦媵先則士得取於他國但婦姪出於一族而不能有二國耳至若我行其野適異國而就昏姻行露興訟以鄴申而通盟好斯又禮不下庶人有妻無媵者也至毛傳以水決復入爲汜與媵亦復歸然說文水部引詩一曰泿水也詩曰江有泿是三家詩但以爲水名不同毛訓次章江有渚毛傳水枝成渚然釋文引韓詩一溢一否曰渚謂此溢則彼涸以喻夫家盛衰無常女子不可以盛衰爲

去就正符易林之旨矣

問舊唐書禮儀志平王東遷諸侯侮法男女失冠昏之節野鬳之刺興焉劉昫唐末人蓋用韓誼其言詩與毛略同而不以爲文王之風則大異然不入王風而入召南者何曰吉士誘之近儒多主毛傳誘導之訓而斥歐陽本義挑誘之解然首章毛傳亦以爲春不暇待秋末章箋疏亦以爲女子拒暴之詞夫導淫導欲皆導也以春不暇秋之女而吉士從而誘導之斯何情事乎昏禮束帛儷皮以爲聘幣今以死鬳不中禮之皮而加以茅束苟簡之贈鄭子皙之強委禽乎春女悲秋士怨感其物化也相感而動流蕩之思則末俗失冠昏之節矣感悅驚厖謂之姑徐徐云爾詞若相距情則相暱乃以爲凶荒殺禮而強推爲禮義之化貞絜之教其如詞義齟齬何或謂左傳鄭伯享趙孟子皮賦野有死鬳之卒章必非刺淫則子齹賦野有蔓草叔孫賦匏有苦葉亦將謂彼二詩非刺淫乎三家詩以甘棠野有死鬳何彼穠矣皆東周之詩而二南樂章各十一篇篇相配應獨此三章多出十一篇之外與周南不相配應又不入於王風則知皆東周時所采西都畿內之風也蓋周初雒邑與宗周通爲邦畿千里平王東遷後秦文公破戎收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及惠王尚與虢公以酒泉是西畿地東遷百餘年尚爲周有也而虞芮西虢亦錯處西畿之內未爲秦晉所并故甘棠之思召伯何穠之美王姬皆陝以西畿內之風分見二篇答問野有死鬳非猶是例乎自召伯聽行露之訟畿民懷禮教之遺而其詩既非采於

東都王城使不附於召南陝以西之風將何所屬自采風之例不明三家之說不著於是王氏柏退何彼襛矣於王風刪野有死麕於召南師說不明弊壹至此夫

問何彼襛矣之詩毛與歐陽異說其主平正之王齊一之侯者曰二南皆儀禮樂章必非東周之平王當猶湯稱武王武稱甯王厲稱汾王韓奕傳汾大也以文王爲平王周公已沒召公主昏故其詩入召南其主東周平王之孫嫁齊僖公之子者曰平王崩於魯隱之三年而春秋十二公惟莊元年十一年兩書王姬歸於齊兩者之中齊襄無道魯主讐辱王姬爲齊繼室違諸侯不再取之義其詩必不登於二南惟莊十年適齊桓者卒諡共姬意其有肅雍之德事在莊王十四年則王姬必平王之元孫惟是

東遷之詩何由入召南二說孰是曰以經例求之更以三家詩證之而後知二說望文生義之失考韓奕詩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謂厲王之女甥而蹶父之女子皆美韓姞一人也衞碩人詩齊侯之子衞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亦謂齊侯之女子爲衞侯之夫人合四語皆美莊姜一人也其頌魯僖則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亦同從無一稱其妻一稱其夫分屬二人者況首章以唐棣之華興王姬之車次章云平王之孫若非卽齊侯之子則華如桃李將兼興男女二人乎況武王元妃邑姜若女適齊侯之子無論丁公乙公皆違春秋傳譏取母黨之例見白虎通義當是公羊顏嚴二家遺說且天子女適八國不云甯王之子而必遠繫之祖乎詩三百篇皆稱文王何以獨易其稱曰平王不見他經傳乎至齊襄取

王姬立已五年齊桓取王姬立已三年而謂尚稱齊侯之子尤乖君薨稱世子既葬稱子踰年稱君之例是二說皆不達經誼之言也攷儀禮疏引鄭箴膏肓言齊侯嫁女於諸侯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則是謂齊侯之女子而平王之外孫女同指此女一人正符碩人韓奕之例汾王之甥箋云姊妹之子爲甥王者之甥卿士之子言其尊貴與此平王之孫同也爾雅女子子之子爲外孫儀禮外孫總麻三月春秋僖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何休曰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漢書西域傳龜茲國王上書自言得尚漢外孫女謂公主女細君也亦同是例且華如桃李正與女公子亦符首章之例諸侯女適人經例不書且平王四十九年以前未入春秋安知無王姬適齊而此則其所生之女別適他國者乎諸侯取夫人有留車反馬之禮故諸侯夫人始至皆自乘其車與士昏禮異也詳鄭注賈疏又鵲巢疏引鄭箴膏肓云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有供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天子以至大夫皆有留車反馬之禮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是大夫禮也泉水還車言邁言夫人用嫁時乘來之車以歸也王姬之車是天子嫁女所留之車然崔靈恩謂惟二王之後夫人各乘本國先王之上車魯夫人得乘重翟其同姓異姓侯伯夫人皆乘厭翟子男夫人乘翟車其初嫁之時卿大夫之妻得上攝一等諸侯夫人不得上攝以其偪王后故也詩疏引崔靈恩三家詩集注周禮巾車鄭注舉詩翟茀以朝衛侯爵謂厭翟也說同而詩序言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則是得乘重翟異於他國夫人之厭翟今其嫁女也乘攝等之母車兼有肅雍之母德使人榮其所自出則下國猶尊王室文武家法尚存其不入之他什而入之召南者齊女所嫁當是西畿諸侯虞虢之類其詩采於西都畿內既不可入東都王城之風又不可入齊風故從召南

陝以西之地而錄其風爾如謂二南皆儀禮樂章必非東周之平王無論與甘棠諸詩不合卽如譜疏謂詩作於武王之世不可入文王聖化之風故入之召南近日錢氏澄之謂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同姓諸侯主之時周公已沒召公主昏則并在康王之世其於儀禮合樂周南召南之文已鑿枘不入何如三家詩以甘棠野有死麕何彼襛矣皆作於東周采於西畿正符召南獨多三詩之例乎至皇甫謐駁平王爲文王之說謂武王三女元女太姬妻陳胡公則次女宜爲婦如虞二姚堯二女之例是則不然婦姪必庶女若同出邑姜則諸侯若摯仲氏任爲王季妃莊姜那侯之姨息嬀蔡侯之姨是也但此詩平王則明指其人實非訓詁通稱耳

問騶虞之詩三家說皆以騶虞爲官名五經異義述魯韓詩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周禮鍾師疏魯詩傳古有梁騶者天子之田也文選魏都賦注易林云五軛四國優得饒有陳力就列騶虞說喜射義鄭注曰一發五豝喻得賢者多也吁嗟乎騶虞歎仁人也鄉射禮鄭注云騶虞之詩樂得賢者眾多歎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賈子新書曰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騶者天子之囿虞者囿之司獸也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貴也食牲而飽以優食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甚敬其主敬愼其所職掌而忠厚盡矣其事深故其歎之長曰吁嗟乎也與毛傳騶虞獸名異誼者何曰據舊說貍首詳夫子正樂論卿大夫以采蘋爲節樂官備也諸侯以鵲巢爲節樂會時也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容體比於采蘋爲節樂循法度也士以采蘩爲節樂不失職也皆詩禮最古之義毛於采蘋采蘩二序既皆用射義安得於騶虞而獨舍之乎諸儒謂毛公時古書未出而闇與

之合此序與禮記射義合乎不合乎諸儒又謂爾雅專釋毛詩何以釋獸反無騶虞乎或據書大傳逸周書王會解山海經以證毛傳然王會解云騶吾食虎豹則其性更猛山海經有騶吾大如虎日行千里則其性又善走皆無不食生物之說且毛傳以騶虞爲白虎而書大傳淮南子言散宜生得騶虞雞斯之乘又言得青豻白虎等是騶虞與白虎判然二物不得以白虎爲騶虞至說文虞下全用毛傳而仁獸又與義獸不合且吁嗟麟兮上承麟趾之文若於豵豝豵之後而忽以白質黑文之獸頸其君則於詞不倫毛傳既云虞人翼五豝以待君之發忽又舍虞人而別指虞獸則於例不貫自當以三家詩義爲長葢是詩兩二義射義謂樂官備而易林賈子皆美虞人得職此一義也



樂記武王散軍郊射左射鵲巢舊作貍首誤見上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而鄭禮注皆以不忍盡殺爲仁此又一義也考周禮山虞大獵有除菜之事司馬春田有火弊之文今葭蓬茁而不忍火田五豝壹發而遁其四不忍驅逆皆虞官仁心爲質是一發五豝言其得人五豝一發言其愛物月令命僕及七騶咸駕蔡邕曰七騶左傳亦言六騶無言七騶者當作六周官天子馬六種種則有六廐則有六人左傳使訓羣騶知禮商子禁使篇亦言騶虞監馬是騶掌馬御虞則羣騶之長虞人之箴曰獸臣司原敢告僕夫故以虞人得賢知其官備毛傳特欲配麟趾之仁獸故創訓義獸望文立說不知麟趾則子孫之多賢騶虞言在官之多賢故皆爲關雎鵲巢之應若如毛以騶虞美君之仁心而不及得人則是風化之本而非風化之應矣何由與

麟趾相配鵲巢相應乎至射義孔疏云射一發而得五豝猶君一求而得五賢爲集傳中必疊雙之所本然疏止謂喻詞而集傳并以爲實賦則豈王用三驅網開一面之制哉若乃墨子武王勝殷殺紂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公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吾者象舞即維清而騶吾即二南房中之樂或以首章關雎名或以卒章騶虞名也虞吾同聲段借所謂因先王之樂者二南皆文王之風也文王詢於八虞咨於二虢舉閎夭泰顛於罝網之中西土服故大雅棫樸之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早麓之詩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是知關雎鵲巢王道之本也造端乎夫婦麟趾騶虞王道之成也自家及國風化美而賢才多察乎天地

詩古微八

邵陽魏源默深著

邶鄘衞荅問

問邶鄘以兩柏舟爲首似皆西周之詩彼共伯固在武公卽位以前而邶柏舟則魯詩列女傳曰衞宣夫人者齊侯之女嫁于衞至城門而衞君死保母曰可以反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衞小國也不容二庖請同庖女不聽衞懿于齊齊兄弟使人告女女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又言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君之意也說者謂衞無二宣姜安有烝淫之人冒守志之節且劉向作說苑又云小人成羣亦足愠也又劉向上封事云小人成羣斯足憂矣韓詩外傳小人成

羣何足禮哉則向已自變其說集傳亦知其不合故但據爲婦人之詩而疑爲莊姜及其注孟子憂心悄悄則亦用小序仁人不遇之說而謂魯詩可據者何曰欲以是申毛詩則可以是誣魯詩則不可御覽引列女傳本作衞寡夫人與本傳魯寡陶嬰梁寡高行陳寡孝婦一例而劉向以衞寡夫人列於貞順傳以衞宣公姜列於孽嬖傳薰蕕初不同器正猶釋文引說卦寡髮作宣髮同一豕豕之譌遂易貞淫之位舛莫甚焉集傳釋羣小爲眾妾自據莊姜爲詞若衞寡夫人夫死守志何眾妾之足愠故列女傳明謂衞君左右之人威儀雖美而不可選用正是小人成羣之旨何自變其說之有兄弟不據往愬逢怒明指愬齊之事若寮友既非同志烏用往愬取辱且仁人君子遭時不遇主文譎諫冀幸君之一寤俗之一改心惻王明蹇蹇匪躬庶幾小雅憂時念亂之誼而徒一身閔侮摽辟悲唫無一言及於君國乎武進莊氏存與論栢舟力駁朱子詩序辯說之失殊不知賈生之痛哭異于楊惲之怨望柳下之厄窮不憫遺佚不怨正所以爲直道三黜也莊氏舍本詩而橫發議論烏足申序說乎道不行則去進退綽如曷爲不能奮飛乎日居月諸胡迭而微爲莊姜日月所本非閨媛之篇詠乎王符潛夫論貞女不二志以數變故有匪石之詩一許不改所以長貞絜而甯父兄菱柏舟至堅泛水不腐故兩貞女詩皆取爲喻豈徒歎其不遇而已乎毛特因孟子引憂心悄悄以比孔子遂用其斷章而序爲仁人不遇猶之說六書者有本義有引申段借之義豈得以引申段借之義爲本義乎曰禮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往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又曰女未

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不遷于祖不祔于皇姑示未成婦也衛寡夫人違禮自用而取冠纓風者何曰此尤詩禮相成之大義不明於後世者也大夫以上三月廟見成婦禮士昏當婦至之夕質明奠笲即成婦禮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棗非爲舅姑存者言也且言示未成子婦非未成夫婦也未成之詞繫之妻且不可況繫之夫乎喪夫三年喪妻期尊卑不倫而以夫之死等於女之死乎古男女之議昏晚聘取同時故未取而死之事不恆見郭茂倩樂府引琴操云雉朝飛者衛女傳母之所作也衛侯女嫁于齊太子中道聞太子死問傳母曰何如傳母曰當往持喪喪畢不肯歸終之以死與此略相類可見未昏守志事古非無之而白虎通曰聘嫡未往而死媵當往者何國君無再娶之義也而謂國君先死夫人必當再嫁乎先王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賢者之用情恆過厚行過恭喪過哀故夫死守志之文聖人不明著之禮以全天下之中人而存其詩以立天下之頑懦詩者所以極人情非所以立通制也大杖有逃走之義而衛風美伋壽爭死國君有死社稷之義而風雅稱太王去豳嫁娶無自親之文而載馳見許於孟子既葬有可除之喪而匪石遂矢乎邶人婦人迎送不出門而燕燕遠送於野皆非禮之所崇亦非禮之所禁也禮之所禁必其有弊而易借如柳下嫗不逮門之女而魯男子不可是也男女生人之大欲豈慮天下未昏之女子咸矢柏舟之操哉即有之亦何弊天下哉詩亡然後春秋作宋伯姬傅至姆未至逮火而死可謂女而不婦而春秋再三褒之此豈有禮可繩哉以此坊民民猶有從一不終者

曰鄘柏舟毛敘以爲衞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自誓之詞而史記衞世家則謂釐侯卒世子共伯餘立爲君共伯弟和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索隱曰羨墓道也而古今人表沿其誤亦列衞共伯釐公子于下下而衞武公僅居中下果何所本歟且內則髦者子事父母之飾既夕禮有賓而脫髦之文父喪脫左母喪脫右何爲既葬尚有兩髦之稱衞武公在位五十三年其卽位年已四十餘共伯若非蚤死則嗣立時年必長於武公安有少艾可改適之婦則知是詩作於共世子死武公嗣爲世子之時而史記顧云云者何曰韓詩以抑詩爲武公九十自儆賓筵爲武公飲酒悔過攷魯韓詩從無不同詳四家異同必不以衞武爲篡逆故史遷此說不見于新序列女傳索隱亦云武公叡聖之德季札所美詩人所歌必無弒兄之事共伯蚤卒不云被殺史公采祿說而爲此耳明非魯詩說也然索隱泥續序蚤死之言而謂共伯當先卒於釐公之世考共姜齊武公女而衞釐公卒於齊武公之後齊武公卒於宣王三年衞釐卒於宣王十五年今詩中惟稱母只明姜父武公已卒卽使在衞釐公晚年而共伯長於衞武其年亦必四十內外此共伯不蚤死之徵髦雖脫於喪次何妨稱於甫葬之初共姜年尚可醮安知非貴婦繼室且共伯謚同申生明是滅性毀傷殉親自殺故武公哀而謚之而史遷傳聞失實誤以殉親爲被弒耳不然稱攻何必墓上自殺何必羨道謚何以稱共伯詩何以再稱兩髦豈非詩人不徒美共姜之義抑亦重共伯之孝乎史與小序得失各半以此柏舟證彼柏

舟一則貞淫易位一則孝友蒙惡益見古義之湮淪論世之不易焉

右兩柏舟

問王氏夫之謂齊相競鄭相狎衛相棄而君臣朋友夫婦之倫大斁然尤莫甚于相棄相棄由於相挾衛之婦人上自宮闈下汔圭竇賢者妒者奔者無之而不挾容色之飾族姓之榮嫻亞之勢魚菽之資有亡之求御冬之蓄車賄之遷食貧之久興寐之勞孰不可得之於婦人而一相齟齬歷言申說以相詰是則碩人之挾富豔幾同于氓與谷風其說奈何曰是誤於毛詩閔其不荅之說而毛詩又誤會於左傳也左氏傳衛莊公取于齊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而列女傳則曰莊姜齊女爲衛莊公夫人姜嫉好始往操行衰惰淫佚治容傅母諭之云子之家世尊榮當爲法則子之質聰達于事當爲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脩整衣錦褧裳飾在興馬是不貴德也乃作碩人之詩砥礪女以高節以爲人君之子弟國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行女遂感而自脩君子善傅母之防未然也又楚莊樊姬傳亦引是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勞其君者謂女君也（左傳史謂穆姜君必速出易林綠衣黃裳君服不宜此皆謂夫人女君之明文）則是作於始至之初非作於不荅無子之後故左傳不云衛人爲之賦碩人而云衛人所爲賦碩人則但謂碩人之詩爲莊姜賦非必在不荅無子之後也且地里志舉河水洋洋實在邶風則是始嫁之詩列於綠衣日月終風之首故左傳舉首篇以爲說非若毛詩分隔邶

衛先後不倫詳邶鄘衛義例篇且不荅無子必在中年伉儷既久之後何全詩但追述家世媒妁之由儀從之盛皆始嫁時事無一語及其近事美其德藝乎鄭箋國君夫人嫁則翟衣今衣錦者在途之服案禮童子之服錦緣錦紳皆朱錦春秋王后在途稱女則知夫人在途女服而不婦服至翟茀以朝而後乘翟車以入國更翟衣以見君也故丰篇有衣錦褧衣錦褧衣駕子與歸之語葢褧衣禪穀之衣登車則服之爲行道禦風塵猶士昏禮姆加景也褧絅景同音字故又有衣錦尚絅之語但惟夫人得衣錦士則宜純衣纁紳而加景丰詩葢僭用而鄭箋丰詩以錦衣爲庶人始嫁之服誤矣豈非碩人始至之明徵乎魯詩錄爲莊姜首篇以見婦德閨教之由自毛後碩人於衛風且謂在不荅無子之後以規誨爲夸侈徒爲綠衣日月之重儳啟玉臺宮詞之鼻祖不但盡



瀆先王女師之制而且容色富貴翻爲挾驕取棄之木以莊姜之賢幾同氓婦之刺害詞害志矯誣古哲不出於讀詩之人而出於序詩之人豈但燕燕送歸婦厠諸綠衣日月間顯然僨舛已哉

曰左傳復言莊公又取於陳曰厲嬀生孝伯蚤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四年春州吁殺桓公故序以燕燕送戴嬀日月追傷不荅終風傷州吁篇次稍差養應無異而三家不同者何曰毛詩三篇之不可從更甚於碩人何者衛世家言莊公又取陳女爲夫人生子早死陳女女娣亦幸於莊公生子完完母死莊公命夫人齊女子之立爲太子攷史言又取陳女爲夫人與左氏言又取合與綠衣黃裳之詩合箋云喻亂嫡妾之禮齊桓葵邱五命曰無

以妾爲妻可見春秋有二嫡之事惟其重取故有婦姪從之若如疏以二嫡爲莊姜之媵並非再取則媵安得於異姓媵安得稱女婦且史言完母死與左氏二嫡厲戴稱謚合若完母未死則綠絲正其所治莊奚必令嫡夫人子之乎莊公在時戴嫡已死安得莊沒十六年復有送完母歸陳之事且完母果新歸於陳州吁尚不知其讐已而自投死地乎仲氏任只猶大明篇之摯仲氏任自是薛國任姓之女非陳嫡之稱此詩卽出莊姜亦必送子完之婦或係薛女故坊記引詩作先君之思以畜寡人畜孝也言此婦能思其夫君故能體夫心以孝於寡人春秋葬陳桓公在四月爲今二月正春燕辭巢之候故取興燕飛箋訓任爲卹不與其心塞淵温惠淑愼爻重義復乎其不可從一也毛既以燕燕作於州吁弒後遂以下篇日月爲追傷不見荅之詩則是十六載未亡人尚追怨先君於無已陳啟源强據胡能有定一語謂追傷莊公不能定桓公之位無論桓立十六年不爲不定且毛傳訓定爲止並無定位之義而其釋逝不古處傳古故也箋所以接我者傳不及我不以故處甚違其初時以相好傳盡婦道而不得報與鄭箋釋德音無貳箋無善恩意之聲於我也畜我不卒箋言已尊之如父親之如母反遇養我不終也報我不述箋不循禮也明作於莊公不荅之初曷嘗一言及於家嗣近於追傷乎其不可從二也至謂終風爲州吁作而惠然肯來謂時有順心夫莊姜初年卽子完而惡州吁左傳州吁有寵而好兵莊姜惡之豈惡之於莊公尚在之時而望之於篡弒大逆之後且以畢生孤危扶植之嗣子一旦取諸其懷而殺之此何

等之讐而反認賊作子惓惓顧念責其言笑之未冀其子道以來莫往莫來傳云人無子道以來事己已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則使州吁貌爲恭敬莊姜卽將母子如初乎且詩何以先言莫往後言莫來乎則是國人皆不君之而莊姜反欲子之石碏尙知大義滅親而莊姜反不知母子義絕且莊立二十三年桓立十有六年此時二嬀固已久卒卽使莊姜尙存則石碏之使陳人殺州吁迎立完弟晉於邢也陳既完母之黨姜又邢侯之姨烏知非姜碏內外合謀以翦仇賊而謂反如傳箋所云乎其不可從三也考文選注引韓詩章句曰時風又且暴使己思益隆爲陸士衡代顧彥先贈婦詩隆思亂心曲之所本選注隆則繁也陳啟源曰陸詩正用薛君語此夫婦之詞而非母子證一也願言則嚏箋曰今俗人嚏云人道我葢用韓義以易毛訓此又夫婦之情而非母子證二也願言則懷箋云懷安也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安也又以韓義易毛訓此思莊公之詞不可施於州吁證三也苟非韓詩以爲夫婦之詞箋曷爲易毛傳噎跲懷傷之訓而同長門相思之賦乎長門賦郭獨潛而專精兮天飄飄而疾風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晝陰雷隱隱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言我朝往而莫來兮飲食樂而移人修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乎幸臨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惕寐覺而無見兮魂迋迋若有亡皆近此詩之旨總之莊姜詩碩人一終風二綠衣三日月四燕燕五毛分碩人於衞而厠燕燕於綠衣日月之間以爲送戴嬀因不得不以日月爲追賦終風爲州吁然卽如毛說燕燕亦當在終風之後考其詞旨之誣益知篇次之失矣

曰毛以燕燕送戴嬀固與左傳史記事實不合而列女傳衞姑定姜者定公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取而死其婦無子畢三

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野恩愛悲慟賦詩曰燕燕于飛云云送歸去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君子謂定姜慈姑過而之厚至鄭注坊記引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則云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爲獻公無禮於定姜故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則又似韓魯異義於仲氏任只當何以通且變風終於陳靈而衛獻出亡在魯襄十四年左氏尚載定姜責之之語距陳靈已四十八歲而錄其詩者何曰毛詩以勗寡人坊記作以畜寡人與魯詩合則魯義之古明矣祭統曰孝者畜也孝經援神契云庶人之孝曰畜魯詩所謂先君者蓋亡公子也婦人稱其夫曰夫君定姜之婦惟能思其夫故能心夫之心以孝於其姑仲氏任只此婦本出薛國任姓薛在衛東南故云遠送于南易林云涕泣長訣我心不悅遠送衛野歸甯無咎此亦以爲公子婦之歸甯也毛詩既刪莊姜詩內以爲送陳嬀因訓任爲任恤又易畜爲勗以通之其失已辨於前至坊記鄭注用韓詩說又以末章責獻公者放左傳定公有疾立子衎爲太子及薨定姜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歎曰是夫也將不惟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獻公十八年孫甯作亂獻公出奔齊及竟使視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此定姜責獻公不能孝於先君以孝於嫡母之證詩蓋言仲氏之克盡婦道以愧獻公之不修子職魯韓諠正相備也衛

定公薨於晉厲公四年獻公出奔在晉悼公十四年此蓋獻公初立所作當爲晉悼主伯時所陳之風卽如毛序旄邱責衛伯當宣十五年晉景公滅潞數其奪黎氏地之事亦後陳靈八載是毛詩序無變風終於陳靈之例惟邶鄘衛之風多作於未度河以前或者莊姜子完被弒後姜送完婦歸薛會有是詩而定姜重賦之歟未可知也詳義例篇要爲送婦非送婿爲任姓女非嬀姓女則可必也

右莊姜定姜詩

問左傳言許穆夫人賦載馳毛序以爲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又義不得而列女傳則云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也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傳母而言曰諸侯之有女子所以繫援於大國也許小而遠齊大而近使邊疆有寇戎之起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衛侯不聽其後狄入衛而許不能救衛侯奔走涉河至楚邱許夫人馳驅歸唁而作是詩君子嘉其慈惠而遠識也放許穆夫人宣姜所生則懿公之姑何謂懿女女子自擇嫁曷以爲訓而謂嘉其慈惠遠識者何曰許穆夫人實懿公女非宣姜所生別詳於後韓詩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取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夫道常謂貞變謂權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故得爲賢詩云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不臧我思不遠則是詩孟子許之矣首章箋謂衛大夫跋涉來告難勝於集傳指許大夫之說夫人義不得歸唁許大夫自當阻諸朝豈俟其行已遠始跋涉

追至乎　次章言懿公議昏時既不嘉許我言以致今日喪亡不能濟河而反國在當日固視我謀之不臧矣由今觀之我思慮豈不遠且深乎夫人在父母家見衛不競已抱漆室之憂不恤周婺之緯迨國君淪喪痛不戴天成言不幸驗於前同仇遂思賦於後此春秋臣子所難能故孟子謂其行中孝慮中聖若毛詩改視我不臧作視爾不臧以斥詩人之止唁毋乃言不止於禮義乎夫人又言士各有志女各有行乃許人以無知不量力咸見謂我童穉而狂狷豈如傳箋以穉狂斥許人言又不止於禮義乎鄭箋以歸唁衛侯爲戴公然狄以閔二年冬入衛宋桓公立戴公以廬於漕甫一月卒安有芃野之麥采邱之蝱其作於次年文公初立楚邱未成之時乎所欲控之大邦蓋齊也誰因誰極蓋欲因齊子也時齊子亦衛女文公又久處于齊能定衛者舍齊桓奚屬傳言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師戍曹遺夫人以魚軒實在次年之夏六月而公子無虧亦衛出則是詩爲力大矣鄭子家（文十三年）魯穆叔（襄十四年）賦載馳之四章皆取控於大國誰因誰極之義則毛傳分五章亦非也問曰序言許穆夫人所作者祗此一詩而泉水竹竿則皆但云衛女思歸乃何楷并屬之許穆夫人者何曰何氏但據經文思須與漕而吾則更據後漢馮衍傳曰衛女思歸唁兄之志明指泉水之詩今考出宿飲餞之地思須與漕之言與載馳之驅馬歸唁言至于漕相應明卽上篇控于大邦之旨首章言衛國新破思之不置故欲遣使謀於同姓之國以救之諸姬謂同姓之國也（左氏曰漢）

陽諸姬楚實盡之又曰共乘次章三章皆設言謀及諸姬之事諸姬亦可知已皆指同姓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言欲使曹以適齊也遣使自許國出而宿於泲水之上將求助於曹泲古濟字濟水東出于陶邱之北曹國所治因以告救於齊則曹人當餞送之於禰也今兗州府曹州有大禰澤諸姑伯姊則指齊桓宮內之諸姬考左氏桓公夫人曰王姬內嬖如夫人者六有長少二衛姬及鄭姬密姬而齊子卽長衛姬也其後齊桓卒使武孟卽公子無虧帥師戍曹又合諸侯封衛於楚邱武孟卽齊子所出而衛之甥也殆夫人遣使謀於齊子之力歟齊子卒亦謚共姬桓伐衛事桓公曰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無患矣又琴操思歸引敘曰吾聞齊桓公得衛姬而霸云云則齊子賢明宜許穆夫人悕悕於諸姑伯姊歟出宿于干飲餞于言欲使唁邢而後歸衛也隋志邢州內邱縣有干言山今直隸順德府唐山縣古邢國使者自齊出宿於干既唁邢合謀則可歸衛而邢人餞之於言地矣春秋僖元年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次年始城楚邱而封衛當邢辟狄遷夷儀之時衛尚廬於漕也齊桓新霸而宋曹邢之交方合曹邢與衛同姓同患而齊宋則衛之昏因也齊則伯主而伯姬在焉惟宋桓夫人已歸於衛故語不及宋其先適曹次適齊次適邢而遄臻於衛皆設言遣使求援之次第不瑕有害言得毋有害我此事而使之不遂者乎卒章思須與漕乃直言本旨須城在楚邱東南漕後爲白馬皆今滑縣地時戴公廬此故思之悠悠蓋載馳初聞衛難欲控大邦而未知誰因誰極此篇則所因所極之國歷歷有之矣至竹竿則作於衛難已定之後故其詞多與泉水出入而較不迫切彼曰嵫彼泉水亦流于淇

此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且二詩皆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末章皆曰駕言出游以寫我憂蓋衞自渡河徙都以後其河北
故都胥淪戎狄山河風景舉目倉涼是以泉源淇水曩所游釣
于斯笑語于斯舟楫于斯者望克復以何時思舊游兮不再一
篇之中三致意焉詞出一人悲同隔世左氏許穆夫人賦載馳
者特舉首篇以該次三猶莊姜詩但舉碩人正以其爲始至之
詩豈謂莊姜詩亦止一篇哉若曰衞女適諸侯者多矣烏知非
齊子宋桓夫人則不知詩風各繫於其國若齊子所作自當入
齊風非黎許二國可附衞風之比且齊力自能救衞又非許小
必求控援大邦之比而宋桓夫人又已出歸於衞何能爲力乎
毛詩不以泉水竹竿次載馳而分屬邶鄘衞三國但序爲衞女



思歸而泉水且則宣公詩內於是沛禰千言皆子虛之地思須
與漕咸虛設之文豈歸甯無一定之道而或餞諸此或餞諸彼
乎衞都朝歌曷爲思須與漕乎苟篇什相從則其爲一人所作
不俟智者而決之已

問載馳詩當作於狄初入衞戴公廬曹文公未立之時考左傳
繫戴公文公事於閔二年之末服虔杜預並謂戴公卒於是年
文公以是年冬立而史記年表亦以懿公九年卽戴公元年明
年爲文公元年（文公與魯僖同元年）則詩當作於冬何以有我行其野芃
芃其麥且齊桓命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漕
必非旦夕可及則似次年麥秀之夏戴公尙存故得有元年有
廟諡不同未踰年之君詩果作於先年乎次年乎戴公時乎文

公時乎曰此泥於詩人之情事又不考繼世之變例也麥以秋種季冬則麥已苗詩言芃芃黍苗烏在此之芃芃必謂麥秀而非麥苗乎衞方喪亂文告不能如期詩卽作於次年春初或尙聞戴公之立而不聞其卒未可知也左氏言文公爲衞之多難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是文公已從戴公於漕故定之方中升彼虛以望楚邱毛傳謂虛者漕虛則唁漕卽唁文公亦未可知也惟戴之在位月餘而得有元有謚者衞世家云衞人怨惠公譖殺壽朔嘗欲敗之及是卒滅懿公而立召伯之子戴公爲君戴公沒復立其弟燬是爲文公詩疏亦謂戴公以衞既滅而立不繫於先君然則衞人之改懿公九年卽爲戴公之元年又崇之廟謚戴之爲謚以民心推戴得名而不使從未踰年不成君之



例者憫其艱難再造爲繼亂中興之變制而後世紀年之史取之通鑑綱目凡不踰年改元者皆以後元紀年所謂禮以義起也春秋書城楚邱於僖二年之正月則定星昏中小雪時正元年冬營宮室之事周正月夏十一月次年始遷楚邱此與春秋戎伐凡伯之楚邱殊地彼魯此衞而或以詩爲魯風者委巷之談不足辯也

右許穆夫人三詩

問春秋戎伐凡伯于楚邱胡安國傳責衞不救王臣之難則是以魯地爲衞地僞魯詩傳謂楚邱爲魯風則又以衞地爲魯地若是舛互者何曰春秋魯衞各有楚邱戎伐凡伯之楚邱杜注在濟陰城武縣西南今山東曹縣地界曹宋之閒故襄十年宋享晉侯于此地此魯之楚邱也班固

地理志於成武下誤註齊桓公所城遷衞文公於此始混
魯地於衞地而胡傳因之不思凡伯聘魯而歸周正道經
曹宋何緣迂至衞地乎至僖四年衞遷於楚邱齊桓公城
之公羊傳言之甚明毛傳云虛漕虛也楚邱有堂邑鄭箋
云楚邱自河以東夾於濟水文公登漕之虛以望楚邱水
經注白馬津有城文公東徙渡河都之其地在今滑縣爲
漢之白馬縣是以隋開皇中於此二地各置兩楚邱縣以南
楚邱北楚邱別之其後改北楚邱爲衞南縣其判然二地
至章章也而熊氏遂謬指春秋之城楚邱爲魯地猶城郎
城向之比豈魯遷曲阜之都於楚邱而營立宮室乎其繆
殆不足掊擊也

問曰子於魯詩左氏篇辨公子頑無通宣姜事而以鶉之賁賁
爲刺宣公則匏有苦葉新臺牆有茨鶉賁四篇皆宣公宣姜詩
已不少矣至蝃蝀次於定之方中後序謂文公以道化民惡淫
奔之詩不以爲刺宣公而後漢書注引韓詩則曰蝃蝀刺奔女
也詩人言蝃蝀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淫液之徵臣子爲君父
隱藏故言莫之敢指也明謂刺宣姜之詩則刺奔女者非刺通
頑事而何曰毛詩鄘衞篇次之僩亂不可勝正既略見各篇
至蝃蝀之詩以爲文公世者固非以爲刺通頑者亦非也蓋韓
序不直云刺宣姜而云刺奔女者卽詩人莫敢指之意故有臣
子爲君父隱藏之言蓋宣公奪姜是爲下報而姜之從宣公則
不啻淫奔矣易林云陰陽隔塞許嫁不荅旄邱新臺悔往歎息

此宣姜初遇衛宣時亦有戚施之憾不相得之證也彼賦柏舟之寡夫人匪石以拒同庖絃思歸之衛女守死而懲鷹合郭茂倩樂府引琴操曰思歸引者衛女作也衛有賢女昭王聞而聘之未至而薨太子曰吾聞齊桓公得衛姬而伯今衛女賢欲媚之大夫曰不可若賢必不我聽若聽拘於深宮思歸不得援琴作歌曲終而死　宣姜既許字於伋荀守笄纕之分拒戚施之求新臺雖濯抱柱何畏而乃大命不顧昏姻是懷涖夜等於驪姬司晨甚於閻妪故新臺鶉奔諸篇多主刺宣公此詩屢言女子有行則專主刺宣姜易林云蜈蝑之側佞幸傾惑女謁橫行王道充塞則亦以爲刺君夫人乃毛詩家尚執篇次在定之方中後而以爲文公時詩則邶鄘衛之篇次皆可以燕說證郢書耶問曰二子乘舟之詩序以爲伋壽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則作於二子既死之後而新序則曰二子衛宣公之子伋壽也伋前妻之子也壽母與朔謀殺之而立壽使人與伋乘舟河中將沈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同舟舟人不能殺方乘舟時伋傳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則是作於未死之前者何新序又曰未幾復使伋之齊使盜見載旌者殺之壽止伋不可遂與之偕行壽母不能止因戒之曰勿爲前也壽又竊旌以先行盜殺之伋痛其代己死載屍還至境上自殺則與左氏傳毛傳史記列女傳言伋復爲盜殺皆不合者何曰詩有乘舟之文則非待隘之役曰泛泛其逝不瑕有害則非既死之詞詩作於事前不能害諸水而後改謀害諸陸新序勝矣水經注云今陽平縣北十里有故莘亭道阨陳臏要自衛適齊之道也望新臺於河上感二子於宿齡詩人乘舟誠可悲矣今縣東有二子廟至伋猶謂之孝祠矣此用毛詩以乘舟爲待隘故詞事不合

載屍還至境上自殺則當以干旄之詩證之史記姜子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列女傳宣姜陰使力士待界上俟有四馬白旄至者要殺之案四馬卽詩良馬四之也白旄易於識別故詩言子子干旄必三言素絲組之也通典浚在濮陽縣東南宋書索虜傳渡河屯濮陽南寒泉卽浚之寒泉也今大名府開州西南有故浚城而左氏言盜待伋於莘則在陽平今山東東昌府莘縣北莘亭是也成二年戰晉師及衞地從齊師於莘蓋衞東境近齊之地蓋自衞適齊渡河在浚由是東行至莘被殺故伋載其尸復還於浚由郊而都而城遂不復北渡而自殺也始四馬而後五六者壽先假車馬以行及伋追至故并壽馬爲五六也列女傳述孟母三遷之教而引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子之又述斷機之教而引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論衡引詩傳曰彼姝者



子何以子之譬彼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丹朱商均也染于唐虞之化然丹朱傲而商均虛者至惡之質不受藍朱變也此明引詩傳其爲三家說無疑皆以子爲父子之子以告爲告姝子左氏傳干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姝訓忠順貌亦以此詩爲告姝子皆異於毛詩姝子告大夫之說蓋前二章言此忠順之子將何以子畀之而後足申吾愛慕乎言其足以有國爲君也末章何以告之則閔其未聞大杖則走之誼而陷父于不慈猶申世子之僅得爲共也蓋乘舟之詩欲殺之河而不遂此詩則殺壽於莘而伋還復自殺於浚新序與左氏史記列女傳義互相備而伋壽二詩之情事千載如見矣此本棲霞郝氏列女傳校注而引申之毛傳既以組絲之法喻御馬復以御馬之法喻治民鄭箋又以建旄爲卿大

夫建旗爲州長則是三人交馳於浚郊此詩究美何人乎詩以首章
干旌爲主次章旗旌變文協韻耳豈一人而三易其建又豈三人而各建於浚地乎又以詩在衞文公之後而傳會於文公則旄邱責衞伯泉水思須漕果當爲宣公詩乎黍離伋壽之詩而誤入王風亦可執毛詩篇次爲說乎曰子何以知黍離之必不可王風而三家說之果勝毛也曰王朝卿大夫之詩當列於雅黍離果周大夫行役宗周而作曷不在變雅而在民風此全詩大例萬無可辯於是范甯創黍離降爲國風王德齊於邦君之說豈知季札已聞歌王平王非無變雅別詳國風義例篇今更以三家詩申之新序曰衞宣公子壽閔其兄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御覽引韓詩傳曰黍離伯封作也詩人求亡不得憂懣不識於物覩彼黍離離焉憂甚之時反以爲稷之苗也是齊魯詩說皆以黍離爲衞風葢黍離作於二子乘舟之前乘舟作於干旄之前故說苑魏文侯問倉唐以太子擊於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自讀黍離之首章問倉唐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時思耳可證其爲孝子之詩而非大夫麥秀之感矣自曹植徵引誤與小弁伯奇相混已辯於變雅篇葢伯封乃衞壽之字宣姜夙不子伋直欲以壽爲嫡子故字之伯封以示無兄若吉甫西周賢卿非同衞宣昏諐安得伯奇未譖以前遽以伯字其弟哉至平王之東遷也與秦襄公誓曰戎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逐戎卽有之則故都宮廟久爲戎藪大夫行役但能至驪山以東安得覩豐鎬之黍其不合者一伯封憂兄情亟故覩黍以爲稷之苗旋又以爲穗又以爲實憂心

醉噎取興宛然蓼莪篋莪已長大視以爲非莪反謂之蒿憂思故句法取興皆同　若如傳箋謂詩人以六月時至黍秀而稷方苗及稷穗爲七月稷實爲八月安有稷變而黍離不改且大夫久處戎地何所事事其不合者二伯封處人倫之變隱痛難言故有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之苦若大夫愴亂變雅成規有何難言之隱有何莫知之歎其不合者三此何人哉言何以爲人何以爲子也即知我如此不如無生之意幽風四篇序之周大夫謂周公采邑之大夫非王朝大夫也七月鴟鴞本邠國舊風而周公第陳之也詳豳風三家詩發微若此詩王朝大夫所作則王朝大夫例得獻詩當列於變雅何爲列諸轄軒之不辨而說詩可乎三家詩以檜鄭衛鄭之閒而毛則以王厠



衛鄭之閒觀二子乘舟在邶末則黍離豈非在鄘衛末而竹簡推移遂入王風之首乎故曰不通全經之例不可以說一詩

右宣姜伋壽諸詩

問曰昔人有言詩三百篇多有雅正之篇而宋儒說爲淫奔者以其不用毛序也而子謂毛詩序先有是失者何曰姑以衛風言之凱風序以爲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如其說則宜爲千古母儀所羞道乃漢明帝賜東平王書曰今送光烈皇后衣巾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衡方碑感鄙人之凱風悼蓼儀之勤劬邶鄘棧儀通用梁相孔耽神祠碑竭凱風以惆憀惟蓼儀以愴恨古樂府長歌行云遠游使心思游子戀所生凱風吹長棘天天枝葉傾黃鳥鳴相追咬咬弄好音竒

立望西河泣下沾羅纓咸以頌母德比劬勞毫無忌諱何爲者耶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趙岐注凱風言莫慰母心母心不說也知親之過小也小弁言行有死人尚或墐之而曾不關已知親之過大也以母心不說釋不可磯卽內則父母怒不說撻之流血不敢疾怨之誼若不安其室固未嘗苦虐其子曷磯不磯之有考後漢書姜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感凱風之義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則明爲事繼母之詩或未能慈於前母之子故與小弁被後母讒將見殺者分過之小大而孟子復以舜事後母例伯奇之事若身有七子不安其室淫風流行是於先君無婦道於七子無母道昔人言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矧無餓死之迫且有公養之

孝不辭豢豬之行此其過等諸天地之閉日月之食矣士庶人守一身與天子守天下無異論者乃謂衞母辱止一身故小幽王禍及天下故大是士庶人終古無大過也或又謂序言美七子能慰其母心而成其志謂成其母守節之志故孔疏有母遂不嫁之語以申凱風過小之誼果如是則是衞母過在未形七子已諭親於道閨門泯然無迹序詩者乃追計其當初一念之陰私坐以淫風流行之大惡以傷孝子之心於千載之下豈春秋許人臣者必使子之誼乎豈春秋成人之美爲賢者諱之誼乎豈詩人忠厚不以曖昧污人不於無過中求有過之誼乎況與孟子不可磯之說風馬牛不相及乎況此序鄭箋亦但謂成七子自責之志并無成其守節之說續序傳

會衞風牴牾孟子此毛失而三家得者一雄雉匏有苦葉之詩與新臺遠隔八篇谷風式微旄邱簡兮泉水北門北風靜女而序爲刺衞宣公其中如旄邱乃黎爲狄滅後詩事在衞穆公五年距衞宣之殁百十有四年魯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立黎侯而還數其奪黎氏地詩疏引服虔曰黎侯之國泉水之思須與漕爲文公廬漕時詩距宣公殁亦四十年矣乃箋疏傅會雄雉匏葉爲宣初年夷姜事新臺乃其晚年事豈知宣在位止十九年而壽朔已能譖兄代死則新臺實卽位初年事何謂晚年而史記列女傳並以夷姜爲前夫人初無烝淫之說何容誣以刺詩詳魯詩左氏發微篇考雄雉末章說苑及韓詩外傳皆與靜女首章並引以爲精氣闚溢傷時過而陳情欲之詩其說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詞也甚焉故稱日月也豈



非魯韓皆怨曠之感乎陳啟源謂二詩皆刺淫故以雉爲喻又雄雉雄狐皆斥國君淫亂之詩豈知韓詩章句云雉耿介之鳥也文選注則是興其行役之君子不忮不求卽耿介之本誼故琴操雉朝飛二曲一爲衞女思夫一爲牧犢思妻皆行役室家之興何國君淫亂之有雄雉于飛泄泄其羽猶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也雄雉于飛下上其音也箋乃以泄泄其羽喻宣公整其衣服而起奮訊其形貌志在婦人以下上其音喻宣公小大其聲怡說婦人鄙媟輕薄豈詩人形容其君之體乎展矣君子實勞我心謂勞君子之心有是文義乎此魯韓得而毛失者二匏有苦葉之詩夫子在衞荷蕢引詩曰深則厲淺則揭以諷夫子之求仕又申之曰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

卽末章人涉卬否之義後漢書張衡傳曰深厲淺揭隨時爲義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合我不忍以歙肩雖有犀舟勁楫猶人涉卬否有須者也陸機演連珠云遁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淩雲之節厲此皆魯韓之誼同於荷蕢則是衛賢者感遇自重之詞蓋所喻於涉者外度於時也所喻於牝牡男女者內度其身也人涉卬須者又旁決諸同人也時未可而濟是水盈而不知濡軌義不合而就是等男女於牝牡之相求也君子未嘗不欲仕又惡不由其道是以既審諸身又決諸同道之友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甚矣深涉之不可輕濟也北風賢者之詩曰攜手同行攜手同歸攜手同車



卬須我友之謂也荷蕢賦此其有接輿相招之意乎國語諸侯伐秦及涇莫濟叔孫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曰匏苦不材于人共濟而已叔孫賦此必將涉矣韋昭注佩匏可以度水與毛異義論語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蓋甘瓠纍之人所食也匏有苦葉則不可食但可繫以度水而已諸家中毛詩者皆謂伯有賦鶉賁故蒙牀第之訴則匏葉果刺烝淫何叔向又稱之乎此古義得而毛失者三式微旄邱泉水諸篇雖厠宣公詩中但序以虛詞不言何世至靜女在宣公新臺之前則直序爲衛君無道夫人無德而詩無刺意則又謂陳古者靜女之法攷韓詩外傳及說苑曰賢者精氣闚溢而復傷時之不可過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急時詞也此以賢者及時思遇託於盛年思偶者之詞

離騷美人懷君本諸此也靜通爲靖葢美善之稱御覽引韓內傳云有靖家室靖善也言東門之外有善人可與成室家也又引薛君章句云靖樂也藝文類聚引作有靜家室外傳引靖共爾位作靜說文引詩優而不見文選及方言注引作菱則是靜女爲城隅所隱蔽而不得見君門萬里之思也下二章皆設言一貽我以彤管再貽我以荑茅物愈薄而感益深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也說懌女美汝彤管也匪女之爲美汝荑也左氏傳曰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爲若非全詩近於閨情烏用斷章以取乎至戴氏震據易林云季姬躊躇待孟城隅終日至暮不見齊侯詔此媵侯迎之禮諸侯冕而親迎惟嫡夫人耳媵則至乎城下以俟迎者而後入此衞女嫁爲齊侯夫人故所媵亦姬姓孟者嫡夫人也季者媵也詩中我爲夫人自稱女稱其媵妾彤管言能以道誼襄己同關雎求賢惠下之情戴說傳會雖差勝毛鄭陳古刺今曲之刺然嫡媵相侯爲時幾何賦詩追切殆非情實易林隨意取象非指此詩且三百篇齊魯韓說多不謀同詞從未有參差各出若此者當以說苑及韓詩外傳爲正釋此魯韓得而毛失者四君子偕老毛詩次於牆有茨之後桑中鶉賁之前而序爲刺衞夫人箋以爲宣姜然詩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釋文引韓詩曰他他德之美貌媛助也言君子之援助然夫賢德內助豈所以頌淫亂之人毛傳美女曰媛雖本爾雅然孫炎注云君子之援助則人亦用韓義以釋爾雅矣說文引詩媛善也人所援也鄭箋媛者邦人所依倚以爲援助正用韓義但又釋子之不淑爲不善無禮之行忽訕忽頌忽斥忽諛風雅刺詩激則激隱則隱隱激雜者未之有也攷鐘鼎古文叔字皆作弔从人从弟言人之次弟爲叔也與

弔形近故凡經傳中不弔皆不淑之譌古淑字止作叔爾雅因謂弔淑皆訓善其實無二字也爾雅弔淑亦當是叔淑蓋古今字　詩不弔不祥卽不淑不祥也左氏傳天降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弔卽雜記之寡君使某如何不淑也大誥弗弔天降割于我家君奭篇弗弔天降喪于殷卽周書度邑解王曰嗚呼不淑兌天之對也節南山之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不弔昊天亂靡有定魯哀公誄孔子曰昊天不弔不憖遺一老弔皆當爲淑猶言昊天不祥也柴誓無敢不弔謂無敢不淑僞孔傳訓大誥之弔爲至顏師古注翟義傳之不弔云不爲天所弔皆昧於訓詁矣　是詩子之不淑云如之何卽禮記之如之何不淑亦猶左氏傳如之何弔皆不祥不祿之謂言如之何若斯不幸也尋繹韓訓當爲衛人哀賢夫人之詩故首言君子偕老之榮以見今不偕老之不



幸也次章胡然而天胡然而帝卽招魂篇問巫陽從彭咸之意故曰魂兮歸來何爲四方些魂兮歸來君毋上天些皆悼輓之詞也末乃誄之曰展如之人洵乃君子之內助邪人所依倚而胡爲不獲偕老乎胡爲魂歸于天徒傷不淑乎其篇次在牆茨鶉賁之閒則當爲哀夷姜之詩夷姜爲宣公前夫人見前而世子伋之母也及宣納伋妻而夷姜縊殆惡宣公之無禮鳥獸行而以死諫故衞人傷其母子之皆賢遇人之不淑內助之失援蓋夷姜死而奪嫡之謀遂成伋失所怙恃邪人無所依倚矣次諸牆茨鶉賁之閒哀夷姜正所以刺宣姜也若曰所美非美然自淑弔嫒援之失訓三家古義之不明使詩人有自語相違之過此又韓得而毛失者五相鼠之詩毛序繫之文公而列於伋壽

干旄之前而白虎通曰夫婦榮恥共之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毛傳謂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爲闇昧之行夫居尊位者惟君與夫人耳當卽夷姜以死諫宣公之詩故曰不死何俟胡不遄死皆以必死自誓而非以速死斥夫也無儀訓無匹柏舟髮彼兩髦實維我儀傳儀匹也宣納子婦是匹非所匹也無止猶無節相鼠釋文引韓詩止節也無禮節也荀子大略篇國風好色盈其欲而不愆其止注止禮也夷姜伋母不忍見宣居尊位而爲闇昧之行故惟有祈死蓋辱以生不如無辱而死所謂榮恥共之也杜預乃謂其失寵而死然則當晏然坐視其下報乎自非大惡鳥獸行何至一容止之愆而詛以死鼠此詩惟可施於夫婦垂泣之誄豈可泛爲在位風刺之什刺人無禮而先自陷於無禮之悖詞乎乃毛序繫之



文公考孫氏奕示兒編據關尹子聖人師鼫鼠而制禮陸璣疏河東大鼠能人立見頒鼠疏韓愈游相州城南詩禮鼠拱而立以相鼠爲相州之鼠詩言相彼投兎相彼烏矣相彼泉水相其陰陽其中皆有語詞故可訓爲視與此直言相鼠者殊例考相爲商之舊都卽相州內黃縣在朝歌東北百餘里則此詩蓋宣公朝歌時作若文公度河而後其河北之相已淪晉狄烏得復繫之哉雄雉至靜女八篇本非刺宣而以爲刺宣相鼠干旄本刺宣而反屬之文公此三家得而毛失者六衞風於宣公文公世獨詳蓋齊桓城楚邱後采其風陳於天子以見衞亂之所由猶齊風於刺襄公獨詳亦齊桓陳之以見其繼亂創伯而衞風終於木瓜之故益明矣

右衞風諸篇非刺淫

問曰式微旄邱之詩毛序皆以爲黎侯寓衞而作而列女傳則云黎莊夫人者衞侯之女也既往而不同欲未嘗得見其傳毋閔其賢而失意以爲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壹而已彼雖不吾以吾可以離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路終執貞壹以俟君命故君子序之以編詩則是二人倡和聯句中路不訓邑名又非衞之寓公而與旄邱並入衞風者何曰諸侯失地名而此黎莊公有諡則非寓衞之黎侯矣載馳河廣泉水竹竿皆衞女思歸而附於衞此黎莊夫人既衞侯之女爲黎寓公之先世而黎許無風同滅於狄皆衞女所作其附衞風宜矣至魏郡黎陽南臨大河自以黎山得名水經注乃謂有黎侯城以黎侯寓衞得名實爲傅會且左氏言齊以鄍寄衞獻公以鄍寄魯昭公況黎以小國流離衞又瑣尾坐視安得以二邑處之魯詩申露作中路則是言從一而終胡爲中道改節也世說載鄭婢有過被罰跪地相語一曰胡爲乎泥中一荅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葢用列女傳黎莊夫人衞寡夫人二事則康成平日亦用魯詩塗泥之訓言婦德貴壹胡爲自取塗辱也若如毛序以爲黎臣勸其君歸則黎地已爲赤狄所奪復于何歸今有可歸則昔不出奔矣旄邱不責衞矣流離瑣尾之君亦不待勸矣恐謀國之計不若是且圭辱臣死而至出微君胡爲至此之怨詞恐殉國之忠又不若是毛以流離爲鳥陸璣疏謂卽食母之鵹鵹箋以流離比衞之君臣則是斥兄弟之國爲鴟梟恐望援之誼與詩人

忠厚之情又不若是易林云式微式微憂禍相絆隔以巖山室家分散夫云室家則是夫婦之事非君臣之詞矣易林又云陰陽隔塞許嫁不荅旄邱新臺悔往歎息則旄邱亦閔黎莊夫人不見荅之詩瑣尾流離與式微一例靡車不東而叔伯靡同疑使人告於衞兄弟置之不問故其詩入衞風也此皆黎先世之事故爲邶鄘故都之風若如毛序在晉景公六年滅赤狄卽潞子立黎侯時則距衞遷楚邱已百餘年且黎臣之詩非衞女所作安得入之衞風乎

右論黎夫人二詩

問曰子以衞文公許穆宋桓夫人皆非宣姜所生公子伋非烝夷姜所生宣姜無通頑之事將疑毛詩而並疑左氏乎曰是關詩與春秋之大案亦千古之疑獄非深於今古文家言無能平反者矣昔劉向劉歆父子異學向守元王魯詩之世傳於春秋則習穀梁而旁及公羊左氏歆則于詩申毛於春秋主左氏以抑公穀力與今文博士爲難其左氏既藏於秘府不在民間尤得恣臆竄改以遂其附古難今之私心凡唐宋來所藉爲攻左之口實者類皆歆所附益武進劉禮部逢祿會據劉歆傳及王莽傳公孫祿之議作廣膏肓以釋春秋之疾而尚未及其陰竄事蹟以難魯詩之罪所幸太史公劉向之書具存得以考見左氏之本眞未爲歆所竄亂者與魯詩重規疊矩足以雪邱明之誣而證古義之得昭昭若揭日月詰與天下萬世公聽並觀焉

新臺二子乘舟之詩毛傳俱言奪伋妻生壽朔而未言伋之所

生左傳則云初衞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
娶之生壽及朔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搆急子云云案宣公之
立承州吁之後在隱四年其卒在桓之十二年凡在位十九年
宣之烝夷姜而生伋必不在莊桓之世而在卽位以後可知乃
其屬右公子爲伋求娶於齊則年當及冠在位應近二十年矣
若奪伋之妻生壽及朔朔能與宣姜同搆急子壽能竊旌以代
兄年皆及冠合計之當是三四十年之事乃宣之在位實止十
九年也且宣姜未娶之先宣公其別有夫人乎抑卽以夷姜爲
妻乎以夷姜爲夫人則名不順若別有夫人則伋非適何以得
爲世子攷劉向新序曰宣公之子伋也壽也伋前妻子也壽之
母與朔謀殺太子而立壽列女傳云宣姜者齊侯之女衞宣公

之夫人也初宣公夫人夷姜生伋子以爲太子娶于齊曰宣姜
生壽及朔夷姜既死宣姜欲立壽乃與朔謀搆伋于公史記亦
云愛夫人夷姜而生伋然則夷姜者實宣之前妻并非先公之
嬪御故其生伋當在衞桓公初年宣爲公子時越十六年而州
吁弑立是年衞人殺之而立宣此時伋可冠娶故得及見壽朔
之成立新臺其宣公初年之詩二子乘舟其晚年之詩與此劉
向史遷所見左氏原本同于魯詩而爲故所竄亂者一也牆有
茨之詩毛序但謂刺其上傳不言所指衞宏續序始屬之公子頑鶉之賁賁
之詩則毛序刺宣姜傳以兄爲君之兄以君爲小君卽左氏閔
二年傳初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
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者也考惠公爲子時已

能懟兄奪嫡其年必不甚少及卽位奔齊八年始反豈猶童昏不知宮闈內外之別者且卽如左氏說宣公屬急於右公子屬壽於左公子後以公子朔之譖使盜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則是惠公母子與黔牟昭伯蓋不兩立之仇敵且黔牟與昭伯皆伋同母弟也若謂烝於奔齊之時則惠公方爲黔牟迫逐豈有反與昭伯偕行看昭伯豈有舍其同母有國之兄而自投死地者齊人方庇朔而怨黔牟兄弟豈有反容仇黨且令烝宣姜者若謂烝於惠公入年反衞之後則朔之入也放公子黔牟於周放甯跪於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卽位其後朔怨周之容黔牟且與燕人伐周以立子頹而逐惠王其怨仇之深很若此也豈有反



容黔牟母弟於宮中縱其烝生數載者且當時弟妹雁行何以序母兄禰妣何以稱考史記衞世家初翟殺懿公也衞人憐之思復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嘗代惠公爲君八年復去其一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爲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爲文公（世家又云翟人殺懿公初惠公之讒大臣皆不服常欲敗之至是卒滅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之子申爲君至於懿公百姓左氏眞本如此古今人表戴公黔牟子文公戴公弟與太史公此太史公所見大同小異皆與宣姜無涉劉向列女孌孽傳載宣姜事亦無一字及於通頑烝戴文二公本皆黔牟昭伯之子故衞人以其爲伋母弟之後而立之若果宣姜所生則衞人方痛心疾首推刃

不暇尚肯同心推戴乎此必劉歆見當時魯詩說以牆有茨詩
刺宣公奪伋妻周禮地官媒氏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
社注引牆有茨三章賈疏以爲刺衛宣公之詩
易林大椎破轂長舌亂國牆有茨安亦明指宣公婦言是聽與
公子頑無與以鶉之賁賁爲左
右公子怨宣公之詩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皆宣公庶弟故以伋
壽屬之及急壽死而二公子怨宣公故曰
人之無良我以爲兄也若公子頑乃惠公之兄奈何詩人曰我
以爲兄與我以爲君同詞乎若代爲惠公之詞則古無稱母爲
君且惠公安得斥母爲無良之人而曰我以爲君乎左傳伯有
賦此詩趙孟謂志誣其上杜注謂伯有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爲
君孔疏謂伯有賦此有嫌君之意禮記引此詩以證君命逆則
臣有逆命鄭注云言我以惡人爲君亦使我惡如大鳥羔羔于
上小烏賁賁于下是皆不以君爲小君是三家訓與毛異也知
君與兄謂一人則非宣公而何此詩刺宣公稱君兄則非左右
公子而何杜預曰衛人刺其君淫
亂鶉鵲之不若也其刺宣公明矣與毛不同故陰竄左氏以難
今文博士而不顧世系之矯誣淑慝之顛倒豈知史記列女傳
俱存乎此又左氏原本與魯詩同而爲歆所竄亂者二也載馳



之詩序謂許穆夫人作箋謂夫人與戴公俱公子頑烝宣姜所
生列女傳則曰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也初許求之齊亦求
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傅母而言請繫援于大國衛侯不聽其後
翟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許夫人馳驅歸唁而作是詩則許
穆夫人不但非宣姜所生且并非昭伯之子明甚且惠公在位
三十一年懿公在位三年而其女已爲許之夫人則懿公年必
已三十五六其生女必在惠公之十四五年惠公之生懿公必
在未卽位之日而其卽位之不甚少又明甚宋世家衛文公女
弟爲宋桓公夫人則與許穆夫人爲姑姪而非同母又明甚若
果昭伯烝宣姜所生則宋桓許穆豈有取亂家女以奉祭祀齊
桓方申五命約諸侯豈肯立兩淫孽以亂宗祊太史公劉向非

不見左傳之人何不約而皆與違異此又左氏原本與魯詩符而爲歆所竄亂者三也則請縱言及於王風列女傳曰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于室楚王出游夫人遂見息君曰人生要死而已生離于地上豈若死歸于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有如不信矢如皎日遂夫婦俱自殺楚王賢之乃以諸侯禮合葬之君子謂夫人說于行善故序之于詩攷列女傳之用左氏者二十有七事母儀傳二（齊衛賢明傳三（晉二秦一）仁智傳六（楚許晉齊晉二）貞順傳四（宋息齊楚）節義傳三（楚晉一）孽嬖傳九（晉陳一衛齊二魯三）果息夫人如左氏說不言而生二子劉向豈肯揜其失節列之貞順以誣聖經誣魯詩班固古今人表何以與許夫人釐負羈妻並列中品史記楚蔡世家敘楚滅息蔡何無一言及於納嬀況隱十一年左傳君子知息之將亡正義云莊十四年楚滅息者莊十四年經書秋七月荊入蔡傳謂楚莊因息嬀生二子不言而伐蔡既同是一年卽使息滅於春初亦僅相去數月豈能卽生二子事蹟無一合者且大車毳衣明爲子男諸侯之車服春官司服職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而巾車職大夫但乘墨車鄭箋知其不合乃爲子男入爲大夫之說則毳冕朝祭之服豈有服以聽訟者或曰息爲楚滅君與夫人皆被虜載以檻車故重言大車檻檻國語管仲檻車至齊皎日同穴皦日子曰子明屬息君楚子夫人三人之稱謂爾息君也子楚子也予夫人自予也奔犇諸侯出奔之奔謂久幽楚宮不得遁出同死也傳箋以豈不爾思爲陳古之詞以謂予不信別屬詩人有如皎日昭其詩教甚難實非無一可道班婕妤賦曰窈窈冥冥之年幽閉貞專之性符皎日之心甘首疾之病其爲夫人詞明矣蓋申息皆畿甸之國且楚之北門而東周之屏蔽也申息亡而楚遂

憑陵中夏故錄戍申哀息二詩於王風明東周不振之由猶黎
許無風而附於衞見衞爲狄滅也其事在桓王世而附於平王
詩中猶甘棠何彼穠矣之附於召南豈礙二南之爲文王詩哉
毛詩望文爲義非有事實可徵詞旨可據歆知其不能勝魯則
妄改左氏以掎之豈其父所見之左傳不如歆所見之左傳乎
此又左氏原本與魯詩同而爲歆所竄改者四也總之歆憤嫉
於太常博士謂左氏不傳春秋之議百計求申故多造爲書曰
君子曰不書故書禮也非禮也空衍之文自附於傳春秋又造
古經十一篇爲十二篇多所竄改又續經書至三家分晉而宣
七年傳傅會劉氏爲堯後皆妄作之顯證漢書謂初左氏多古
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至歆治左氏引傳以解經轉相發明
由是章句義理備焉及其欲與公羊魯詩立異則多改事實顯
牴經文經書尹氏而改爲君氏經已書慶父如齊而傳稱仲孫
湫來省難尚曰不去慶父經次年始書季姬歸于鄫而傳先年
謂其來甯經書邾人執鄫子用之而傳謂宋襄用鄫子經書單
伯逆王姬左氏改爲送王姬而以魯單伯爲王朝大夫春秋從
送王姬　無王臣
之例　皆偽男女倒賢奸易貞淫與此篇之誣夷姜誣昭伯誣
戴文二公誣許穆夫人誣息夫人者徒增左氏之膏肓爲
聖經之蟊賊左氏文十三年傳其處者爲劉氏疏云討尋上下
其文不類深疑此句或非本旨蓋以漢室初興左
氏不顯于世先儒無以自申插入劉氏此辭將以求媚于世又
襄二十四年傳在周爲唐杜氏疏云炫于處秦爲劉謂非邶明
之筆豕韋唐杜不信元凱之言是左氏有竄文劉炫早言之矣元王魯詩既背其祖申公遺編
盡反其父故公孫祿言國師公顛倒五經毀師法使學士疑惑

宜誅以謝天下允哉

又案史記晉世家述獻公事及列女傳驪姬篇皆全用左氏之文未采他書一字而列女傳則曰初獻公取于齊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生公子重耳夷吾晉世家則曰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爲秦穆夫人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皆以齊姜爲獻公元配初無所謂獻公取于賈無子烝于齊姜（杜注武公妾）生秦穆夫人及申生之說案晉武公末年齊桓始立其女齊姜不得爲武公之妾故史記列女傳重耳適齊齊桓公以宗女妻之豈非以重耳齊姜之庶子故不復妻以己女乎申生卒于獻公二十年年



已四十餘歲則其生當在獻公爲曲沃世子時其父武公方梟雄崛起豈容其子有烝淫生孫之事又豈有仍立爲世子世孫之理乎至賈君則申生之妃僖十五年傳晉侯夷吾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晉侯烝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國語惠公卽位出共世子而葬之臭達于外狐突遇申生曰夷吾無禮余得請于帝矣唐固謂晉侯烝于申生妃賈君故申生不欲爲無禮者所葬乃杜預韋昭並據獻公取于賈謂賈君獻公夫人考晉世家重耳反國時年六十三出亡時年四十二而申生年長于重耳其嫡母年必六旬過六年而秦納夷吾爲晉侯此時申生之婦賈君年四十以外故容有失行若爲獻公之元妃

申生之嫡母則至是年將七十安得尚有烝嬴之事乎且
年表秦繆迎婦之年卽晉殺申生之年本紀作申生姊誤也當從世家作申生女弟故世子妻無所歸而依其夫之女兄于秦若是獻公
夫人何由寄身異國且何由稱賈君以配共君乎國語稱共世子爲共君杜亦疑其齒與夷吾不相當而臆爲獻公次妃則是
齊姜賈君外更有元妃爲左氏史記所不載而杜知之乎
孔疏曰傳言取于賈則是正妃而杜言次妃者或別有所見云云則亦知其無稽矣且蘭艾必肖其種梟鸞各感所生何以春秋若衞侯申生之孝子衞文公之賢君許穆宋桓秦繆夫人之賢女必皆烝齊姜宣姜夷
姜以生而太史公劉向所載左氏之本文皆不約而同誤
此必歆見當時公羊外傳藝文志公羊外傳五十篇穀梁外傳二十篇公羊穉記八十篇
並亡有齊姜申生諸事故竄改左氏本文以難之苟非衞晉
世家列女傳具存則圭璧盡污蒼蠅左氏幾成穢史矣況
其竄改未盡仍同魯詩而異於毛詩者如風有采蘋采蘩
雅有行葦泂酌則與毛篇次異與三家同楚子所述大武樂章
以及載馳止於四章節詩不名南山則與毛詩章次篇名
又異可見左氏原本與三家無不同且歆惟竄內傳而未
竄外傳故國語抑詩非刺厲王昊天有成命頌成王尤與
毛詩南轅北轍皆分見各篇可以攷焉

問樂記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衞音趨數煩志齊音敖
辟喬志今惟宋風無存鄭齊則各如記說矣而衞音不斥其淫
濫獨病其趨數煩志何耶曰趨數煩之害志甚于淫濫淫濫之

失夫人知之趨數煩之失雖號爲賢者或不免焉雖後世誦其
詞者或習而不察焉王氏夫之曰詩言志非言意也詩達情非
達欲也意有公欲有大大欲通乎志公意準乎情但言意則私
而已但言欲則小而已意之妄忮懟爲尤幾倖欤之欲之迷貨
利爲尤聲色次之貨利以爲心不得而忮忮而懟長言嗟歎緣
飾之爲文章而無怍而後人理亡也故曰宮室之美妻妾之奉
窮乏之得我惡之甚於死者失其本心也皇皇求財利者庶人
之事皇皇求仁誼者士大夫之事若夫以士大夫而爲庶人之
行恤妻子之飢寒悲居食之儉陋憤交游之炎涼呼天責鬼如
銜父母之恤昌言而無忌與彼氓婦鰥夫之責望私期何異哉
二雅之變無有也十二國之風不數有也漢魏六代唐之初猶



未多見也夫以李陵之逆息夫躬之窒潘岳陸機之險沈約江
總之猥沈佺期宋之問之邪流蕩于閨情者有之其於勢利猶
有恥諱焉詩之教導人於清和而鋤其頑鄙施及小人而廉恥
未泯其亦效矣若夫貨財之不給居食之不腆妻妾之奉不諧
游乞之求未厭長言之嗟歎之緣飾之爲文章自繪其渴於金
帛沒於醉飽之情靦然而不知非者自唐詩始也孟郊倡之曹
鄴承之終日所呻吟者無非乞人之聲終身所怨尤者無非乞
人之態而詩教遂亡於天下求之變雅亡有也求之十二國之
風不數有也終窶且貧室人交謫號天怨懟郊鄴之所奉爲宗
祧者其北門乎故曰其政敝其民離誣上行私而不可止北門
當之矣北門之淫倍於桑中郊鄴之濫百於香奩不得於色而

悲鳴者其蕩乎不得於金鼎而悲吟蕩者之所不屑也毛氏奨
北門爲忠臣韓愈躋孟郊於三百溺其文詞而不覈其本心又
況末季之區區者乎衞音趨數煩志此之謂也又曰懲禍亂者
必改其政改之一旦取百年之利而纖悉圖之則改之也有力
所謂塞淵也改之一旦遽取百年之功績而有之秉心已切必
有傷焉者矣衞之政上嬉而下媟也是以亡文公之興塞而不
流淵而不浮是以富庶其民於耕桑畜牧之中今日之桐漆而
他日之琴瑟早在其握中目不瞬手不告倦慮重情迫上下相
切而尋於貨財螻螘相鼠疾淫如君父之讎而怒氣奔之奪其
蕩佚之情而遏束之也急雖然其音亢其詞訐先公温厚之教
亦自此而無遺矣盟狄而不恥滅同姓而不戚背盟主卽楚而



不慚君臣交訟兄弟操戈而不恤改流而得塞未見其塞祇以
多吝改浮而得淵未見其淵祇以多險奚愈哉人之大淫也有
二閉一而啟一淫於財者其趨也必淫於色淫於色者其反也
必淫於財趨者相資反者相誚是故淫於財者恆盈氣以薄天
下之浮流而挾富以相傲視淫於色者其利病貞邪未見此多
而彼寡也胥之爲禽獸而滅人之紀者也定之方中以前其詞
蔓其政敝定之方中以後其詞絞其政蹙周於利而健於訟雖
免於亡其能國乎故春秋生名衞燬賤之也衞音促數煩志此
之謂也又曰惡怒不相爲用者也苟惡之又以怒加之將不擇
其所可勝矣人之無威儀容止者亦何至於死哉惡怒之情交
發視佻達之子等諸君父之讎而有不反戈之氣亦狂矣哉空

言之褒刺實事之賞罰也褒而無度溢爲淫賞刺而無餘溢爲酷刑皆禮之大禁也然則視人如鼠而詛其死獨非無禮之尤者乎而又何刺人之有乎趙壹之褊息夫躬孟郊張籍之傲卒王廷相桑悅之狂訐學詩不擇而取相鼠者乎衛音趨數煩志此之謂也又曰兩賢不相怨相怨者必不肖者也彼已不肖矣爲其怨之乎故君子不幸而與不肖之人爲昆弟爲夫婦盡其所可盡無望報焉其所不可盡者以義斷之也若與其人爲君臣去之可矣如與其人爲朋友絕之可矣去而有懷祿之情絕而有比匪之戀始悄悄然怨昔者之徒勞而歎其不離君子所不屑也屈原之宗臣匪直君臣也有兄弟父子之道焉怨靈修之浩蕩終不察夫余心殆夫舜之泣旻天矣豈若谷風之婦黽勉者惟賈而已哉豫懷必售以賈之不售則從而怨之故曰政敝民離行私而不可止衛之民皆賈矣豈復有君臣夫婦昆弟友朋哉衛音趨數煩志此之謂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九十九終

仁和邵順錫校
海寧蔣廷瓚校

詩古微九

邵陽魏源默深著

檜鄭答問

問曰檜譜疏謂鄭滅虢檜而處之故先譜檜而接說鄭然譜謂東周之初鄭武公滅檜而疏據史記謂檜滅於西周之末其風變於夷厲之世者何（譜疏）子因毛詩退檜進王而并疑匪風西歸爲東遷王風非檜詩者何曰滅虢者東周初鄭武公也若檜則實西周末鄭桓公所滅譜因滅虢之事并以檜滅於武公與周秦傳記皆不合紀年晉文侯二年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邱是爲桓公（水經注洧水篇引案多父則桓公友字也文侯二年當作八年乃與幽王司徒時相合）十年申人鄫人犬戎入宗周弒王於戲及鄭桓公（昭二十年左傳正義引





南菁書院

韓非子及說苑云鄭桓公將襲鄶取其豪傑良臣智辯果敢之姓名擇鄶之良田設壇場而埋於國門之外若盟然鄶君疑而盡殺其臣桓公乃襲鄶取之子產曰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斬其藜蒿蓬藋而處之史記世家桓公言於王東徙其民於洛東虢鄶果獻十邑竟國之（國語史伯言十邑者通虢檜數之爲十國此誤也）譙疏辨之並言檜滅於桓公不言武公也國語幽王八年桓公爲司徒九年王室始騷十一年而斃其謀檜益在此三年中而富辰言鄶由叔妘公羊言古者鄭國處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是桓公寄孥與賄之後鄶親至鄶地定居鄭父之邱而後返西都遂及於難其時皇父爲王卿士而作都於向向亦在東都畿內皆懼王室之多故憂

逃死之無所爭營狡窟迫不暇待故國語云桓公爲司徒甚得周眾與東土之人史記云河雒之閒人便思之史伯云君以成周之眾奉辭伐罪以東都迫近虢鄶桓公能用其眾故也其後武公迎平王東遷始并滅東虢是先有滎陽之密縣後有滎陽之成皋皆不居其都而居新鄭焉以桓公先定居鄭父之邱故武公因先業耳（服虔云鄭取鄶而不居其都杜預謂鄶在滎陽密縣東北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若桓公先不得檜則驪山戎禍之後其孥賄皆沒於虢檜武公身且不保安能以兵迎王東遷且兼并嚴邑乎祭仲往省於留途出於宋則留即陳留（地理志陳留郡孟康曰鄭邑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其兼并益自東而西故先檜後虢陳留實非畿內之邑鄭世家史伯曰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地近虢鄶其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公爲司徒

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鄶之君見公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鄶之民皆公民也則陳留卽十邑所分之地而卽中留子之詩其爲桓公小惠要結鄶民所作何疑乎檜旣滅於西周之末而檜風與王風互易則匪風傷周道思西歸其爲東周王風末篇何疑乎而說者尙泥緇衣篇斷章之誼以爲好賢之詩不知是詩王子友以術歆天下者也走死臣民而相眴以沫陳氏以之傾齊桓公以之餌檜奸人游俠之雄也何秉彝之好焉

曰王符潛夫論謂檜在河洛之間其君驕貪儉嗇滅爵損祿君臣卑讓上下不臨詩人憂之故作羔裘憫且悼痛也鄶仲不悟重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遂以亡然則羔裘果當何王之世曰王符引詩每多疏舛如班祿篇背宗族而采蘩怨當作采蘋取宗室牖下語也又謂韓奕之韓侯其國近燕辯見大雅答問此段全襲汲周書史記解之文乃穆王述夏商之事而忽傅以衰周羔裘之詩何異肅愼不貢楛矢責之曹公且逍遥豈卑讓之文膏曜正儉嗇之反而或以爲三家遺說繆矣序稱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鄭箋謂三諫不從待放于郊得玦乃去其有本之言歟曰檜在東周畿風之詩安知非東國懷西京而必爲王風者何曰諸國變風美刺皆歸於諸侯罕有咨嗟周道興懷西歸者蓋古者封建之世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故大序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檜亡於其君之貪冒與衛亡於狄陳亡於楚覺皆自取其民方深德留子何暇遠悲周室且不曰西徂而曰西歸明爲平王自棄舊都大去其國之後王吉疏曰臣聞師行日三十里吉行日五十里發發者是非古之風

也揭揭者是非古之車也詩蓋傷之也毛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車韓詩外傳曰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甯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也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懷兮是則東周播遷之初車馬疾驅而至日蹙百里尚戍甫申賦役煩而政令亟無復大國亨鮮之政有同舊都破亡之思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傷平王之大去不復歸也歸與歸與周室猶可復好音猶可聞胡使我懷怛不已乎方檜仲之亡也幽王尚存周未東遷何西歸之有

問鄭風首桓公武公次文公於莊公次文公於時世皆合而鄭人爲之賦清人尤明見於左傳則清人以下自皆文公後詩乃小序倒屬諸文公之先世以爲刺莊刺忽孔疏因謂文公清人當處卷末由脫爛失次厠於莊公詩內者何曰風詩惟邶鄘衞分於經師已失太師舊第其餘諸國簡編無殊至王之厠桓於平則續序傳益非毛序本有也詳國風義例篇豳風東山破斧爲豳人從征之詩伐柯九罭爲豳人美東人被化之詩以類相從皆作於周公之世非眞如張衡所謂失次也秦風渭陽雖作於黃鳥以前然一爲繆公一爲康公以父子爲先後則亦未爲顚倒也豈有清人文公之詩明見左傳而先世刺莊三篇刺忽十篇乃皆倒厠其後者哉考羔裘次於清人之後序不言何世但以爲刺朝而詩詞是美非刺則以爲陳古予謂清人敘見於左傳則清人以下斷皆文公以後之詩考甯毋之會管仲謂鄭有叔詹堵叔師

叔三良爲政未可閔也三良卽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而孔叔於鄭文公之背齊從楚再三諫爭乃甯毋之會世子華反譖諸齊侯謂此三族實違君命請去之幸齊不入其讒而叔詹於重耳過鄭不禮亦諫不見聽重耳反國伐鄭詹請往晉人將烹之詹據鼎耳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弗殺夫三良同心三英粲兮也毛傳三英三德也國語三女爲粲屨建正議邦之司直也臨難不辟舍命不渝也韓詩外傳作不偷詩次清人之後其爲美三良而欲文公之信任乎傳訓洵直且侯爲君侯箋謂忠直且君殊爲不詞韓詩訓侯爲美釋文與毛異義則未必以爲刺朝其證一矣

至有女同車以下概指爲忽突爭國夫厲公突則文公父昭公忽又在厲公前其詩斷無反居文後之事且有女同車爲刺忽辭齊昏謂齊女賢而不取則是以德音美文姜若謂桓六年再敗戎有功齊侯復欲妻之事其時文姜已歸於魯則次女安得復稱孟姜是時鄭忽已迎陳嬀隱八年安得責以再取且反譏其守正耶左氏稱其善自爲謀而劉向說苑亦載其事於權謀篇均不以辭昏爲失計則是魯詩本無刺忽辭昏之說故知亦文公詩也考鄭文公三十五年僖二十二年楚伐宋以救鄭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是文公夫人本有姜女與文芊爲二妻僖世家莊公取齊女莊姜又取陳女爲夫人是春秋再取同時二夫人之證然文芊始則以二姬歡楚不顧瀆倫繼則召子瑕於楚幾至覆國文公以昏楚之故始終貳中夏而事蠻夷三違孔叔之諫幾陷叔詹於死春秋特書鄭伯逃盟

以著背夏從夷之罪詩與春秋一義也且諸侯一取九女同姓
媵之孟姜既齊嫡長斷非楚女之媵則是文公本取於齊繼欲
結楚强援復昏文芈自是甘心畔齊盟而爲楚役故詩人瞻瞻
齊姜匪姜之爲美而中夏盟主之爲美也是時周襄王方納狄
女爲后以召子帶之難文公復繼娶楚芈以絶諸夏之懽君臣
上下不謀同欲爭耦異族棄同類伊洛之不被髮者無幾耳有
女同車係之文公詩後豈但志內亂之由昭女戎之戒哉彼都
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姞我不見兮我心菀結魚無
擇于沼禽無擇于林豈其取妻必齊之姜於是陳侯之南冠衛
侯之楚語魯昭之吳孟子裂冠毀冕風俗頹而禮義掃地人道
之所以絶續胥由於此矣毛詩偵其世次誣其事實欲鄭忽昏



姜崇勢利而賤守正竟以刺邶之什爲有邶之思何足道哉何
足道哉其證二矣

呂氏春秋晉人欲攻鄭令叔向聘焉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
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向歸曰鄭與秦荆近其詩有
異心不可攻也昭十六年箋韓宣子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箋云言他
人者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荆楚又曰他士者大國之卿當天子
之上士此皆鄭箋用韓詩說考左傳鄭文公十八年僖五年王以
惠后故將廢世子鄭而立王子帶齊魯宋陳衛許曹會王世子
於首止諸侯將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可以少
安鄭伯喜於王命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不聽十九年僖六年齊
宋魯衛伐鄭楚救鄭諸侯乃還二十年齊伐鄭孔叔請下齊公

曰子姑少待夏鄭殺大夫申侯以說於齊考呂覽言鄭與荊近
箋謂後之荊楚明爲文公自恃楚援故曰子姑少待卽豈無他
人之謂也又恃有惠王卿士之命卽豈無他士之謂也狂童之
狂也且則謂申侯以楚文王嬖臣適鄭有寵力說鄭背齊以事
楚文公違孔叔三良之謀而從之及齊桓以爲討始殺以自解
故此詩狂童及山有扶蘇二詩之狡童皆刺文公不從三良以
親齊而寵申侯以瞎楚也申侯以異國嬖臣挾煽寵之陰謀施
反覆於小國使諸侯連年謀鄭兵無甯歲鄭人身受其害痛心
疾首焉是以刺之再三也簫兮則甯毋聽命之後乞盟請服之
機乎魯衞晉固伯叔兄弟之國齊宋亦伯舅叔舅之邦若之何
倡而不和要而不從始則見討於齊桓繼則見討於晉文甘心



背中夏而爲荊舒之役乎左傳富辰曰僖二十八年鄭有平惠之勛
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于諸姬爲近年殺寵子子華三良叔詹堵叔師叔與鄭風羔裘狡童狂童諸篇正相表裏毛序杜預曰七年殺嬖臣申侯十六
皆以爲刺忽無論春秋書忽世子而以突爲篡入有可憫無可
刺且忽豈有荊楚之援豈有王朝可恃而爲他人他士之語不
益解鄰國援救之心乎誦詩論世情事孰得其證三矣
忽病孤弱無狂狡之失微子麥秀詛斥紂之詞尚書大傳微子朝周過殷之故
墟歌曰麥秀蔪蔪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箕箸序
成王黜武庚乃命微子啟代殷後國於宋則狡童謂武庚也微
子武庚之諸父傷其再殄殷祀而歎之史記誤爲箕子而以狡
童斥紂夫史既言箕子不忍言殷惡矣胡又斥爲狡童不自相
刺繆而毛傳兩以狡童狂童斥昭公且山有扶蘇序明言所美
非美徐幹中論大臣篇引此詩亦謂時俗所譽者未必是所不

譽者未必非好醜無常皆由私所致鄭箋言不任賢者反任小人不好忠良而好有貌無實之人亦用韓詩說則不見子都乃見狂且不見子充乃見狡童同是所美非美之義乃毛傳上章狂且斥臣下章狡童斥君矛盾自陷宜鄭箋之不從也易林云視閭不明雲蔽日光不見子都鄭人心傷葸視閭不明君不擇臣也雲蔽日光臣欺其君也又曰嬰兒孩笑未有所識狡童而爭亂我政事狂且狡童之爲嬖寵甚明非斥昭公甚明後人曲申毛誼或又以狂童狂且斥蔡仲仲莊公舊臣身事三朝何得尚稱童幼以春秋證詩以三家遺說證詩孰得孰失其辨四也諸國變風類皆陳於齊晉二伯而圖伯之事莫大於攘楚攘楚之事莫要於服鄭故齊桓陳其詩自清人以下於文公獨詳然



丰以後則亦皆民俗之詩不爲國事且或有文公以後晉伯所陳之詩不可盡考其世序乃毛序以揚之水爲閔忽則其閟丰東門之墠風雨子衿亦皆作於忽世并有女同車以下凡十篇矣豈文公在位四十五載惟清人一詩而鄭忽始僅二月出奔繼僅二載被弒其詩乃居鄭風之半耶其證五矣

問清人之詩左旋右抽中軍作好鄭箋曰左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爲將居鼓下則中軍當謂高克當翱翔渙散之時猶建大將旗鼓日居車中有如臨敵者何曰此鄭箋之誤王氏夫之論之矣曰兵車之法御必居中所以齊六轡而制馬也使其居左則攬轡偏而縱送礙且視不及右驂之外軔而舒斂無度故雖天子在車亦無居中之禮周禮大馭掌玉輅以祀及犯軷王自

左馭馭下祝戎僕掌馭戎輅犯較如玉路之儀則天子卽戎且不居中而況將乎鼓居車中而將居鼓左自可右嚮以擊之甘誓曰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御非其馬之正則御中而將左之一證也春秋魯之戰公羊傳曰逢丑父者齊頃公之車右也代頃公當左則國君自將居左之二證也又是戰左傳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韓厥將也非因夢而避左右則不居中則將居左之三證也若老子云上將軍處右偏將軍居左則言軍陳之制而非在車之位惟張侯御卻克曰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左併轡右援枹而鼓則似卻克居中而御者居左此或以傷夷易位與杜注沿鄭箋之誤然則左旋右抽者非車左車右之謂葢戎車回旋射獵之法毛傳曰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是已將車之法有左旋以先弓矢者有右旋而先矛者左旋先弓以迎敵於左則車右持矛以刺右旋先矛以要敵則將抽矢以射勢以稍遠而便也田獵之法逐禽左馳驅之詩曰公曰左之禽左則我右此所謂右抽矣車戰之法類然古未有呼將爲中軍者則中軍猶言軍中故毛傳曰軍中爲容好言其翱翔游戲耳何旗鼓居中常如臨敵之有

問曰樂記疏引許愼五經異義謂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九本作十九孔疏衍十字今序女曰鷄鳴有女同車丰東門之墠出其東門野有蔓草溱洧亦祇七詩而許據三家孔據韓詩並謂九篇者何曰遵大路之詩次於文公詩後序不言何世而續序以爲莊

公失道君子去之鄭箋又益以淺露迂拙之詞繆不足辯考宋玉賦曰鄭衛溱洧之間羣女出桑臣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祛贈以芳華詞甚妙夫明云溱洧之閒明云稱詩則三家詩謂鄭說婦人者較多二篇遵大路殆其一乎若曰子毋惡我醜我而不留不可遽棄故舊也不可遽忘昔好也若君子去國他人留之何惡我醜我之有乎況篇次清人文公詩後必非刺莊公詩矣至集傳所指男女詩十四篇惟丰及二東門蔓草溱洧五篇與毛略同其將仲子序謂刺莊公集傳謂刺男女於三家詩無可徵未知孰是若刺忽五篇在文公清人之後既參考傳說篇次定爲刺文公詩則非刺淫詩也惟風雨子衿揚之水三詩序未言何世而風雨爲亂世思君子不改其度則袁粲傳粲初名愍孫峻于儀範廢帝裸迫使走愍孫雅步如常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北史崔彧傳彧避地隴右遂仕西涼其子伯宗每慷慨懷土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吾所庶幾呂光書遺楊軌書曰陵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期松柏彫于微霜雞鳴已于風雨辨命論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梁簡文自敘幽繫中自敘云立身行己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不欺闇室何況三光數至于此命也如何皆在六朝時韓詩尚存而已並無出入矣青衿之刺廢學則晉書泰甯之詔虞嘉傳泰甯中詔曰喪亂以來儒雅陵夷每覽子衿之詩爲之嘅然宋書永初之詔宋本紀永初三年詔曰學校荒廢講誦蔑闕故老竊歎于青衿晉載紀魏跋之詔晉書載記魏跋下書國教子衿之歎復見于今又北史周武帝之詔北史斛律斯傳周武帝詔諸王子等咸服青衿行束修之禮並爲學校束修之義而朱子晚作白鹿洞賦云廣青衿之疑問亦用序說者蓋佻兮達兮在城闕兮明謂以青衿之子爲狹邪之游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以輕薄爲風

雅以閑情爲任達相如當壚幼輿折齒禮坊潰裂名教掃地刺
廢學卽是刺淫初無二義也然則三家詩多說婦人二篇子衿
佻達亦殆其一乎

揚之水篇次遠隔於後而續序亦以爲刺忽辯已見前且莊公
之子十有一人何得謂忽鮮兄弟如必爲刺兄弟相爭亦當在
文公之後考文公旣殺世子華盡逐羣公子及文公卒後子蘭
以奔晉得納先立子瑕亦挾楚以求入所謂終鮮兄弟惟予女
二人者也瑕恃楚援其外文芈夫人應之於內卒之車敗被禽
文夫人斂而葬之鄧城之下所謂無信人之言者也故次於文
公諸詩之後而子蘭實晉人所立則此詩或晉伯所陳而後此
東門蔓草溱洧三篇皆必作於文公以後但皆不必爲刺淫矣

若餘詩之序毛與三家同說男女而誼異者有之女曰雞鳴集
傳以爲賢夫婦相警戒甚切詩意射者男子之事中饋者婦女
之職琴瑟者君子無故不去是前勉其夫以射御禮樂之藝末
章勉以親賢取友之行庶人如此則其家必興士如此則其業
日新大夫如此則其政必成其在鄭風如芳蘭之擢於蕭艾矣
序謂陳古以刺今之說色不說德而箋以首章子與視夜爲子
其夫次二章言子者五皆子宜客試思飲酒偕老琴瑟靜好豈
女謂宜客之詞乎陳氏啟源但力斥集傳勤生之說爲口腹飲
食之人抑思不子其夫而子宜客混男女之辨蕩內外之閑如
倡優狎客之恩愛爾汝者尙何陳古刺今之有
易林云東門之墠茹蘆在坂禮義不行與我心反序云刺亂也

男女有不待禮而奔者也韓詩章句曰有靖家室靖善也言東門之外栗樹之下有善人可與成室家也箋用韓義以爲女望男來迎已之詞若毛傳謂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墠遠而難則茹蘆在坂則次章又何以說乎且以其室爲得禮則適其人爲不得禮則遠毋乃强賦爲興扞格難通乎

漢書地里志鄭國山居谷汲土狹而險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斯其風也是魯詩以出其東門爲刺淫之詩毛傳以縞衣白色爲男服綦巾蒼艾色爲女服願室家得相樂也而說文引詩縞衣綦巾云未嫁女所服則是貞女自述已志言如雲如荼游冶之女皆非我所願效惟有安此縞綦之服守禮俟時自適其適而已聊樂我員韓詩作聊樂我魂魂神也聊可與娛與通作以所謂但可自怡說不堪持贈君也若如毛序閔亂之說則兵革不息男女相弃安得有如雲如荼之觀乎毛傳釋如荼爲喪服則是見弃之女忽而喪服忽而茹蘆染衣之豔服有是事乎且雖則如雲既言其盛若云雖則喪服毋乃不詞乎

溱洧之詩薛君章句云鄭俗三月上巳于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焉言三月桃花水下方盛流洧洧然眾士與女執蘭而祓除芍藥離草言將離而贈此草也御覽釋文後漢書注呂覽本生篇注云鄭國淫僻男女私會于溱洧之上有詢訏之樂芍藥之和地里志亦述爲淫俗鄭箋亦本諸韓詩初無所謂兵革不息男女相棄之說夫葭楚則樂無家

室谷蓰則啜泣仳離豈有戎馬無家之別翻成上巳麗人之行乎

野有蔓草則小序傳箋並謂男女思不期而會故韋昭毛詩答問曰國多兵役男女怨曠于是女感傷而思男託采芳香之草爲淫泆之行時草始生而云蔓者女情急欲以促時（御覽卉部江淹麗色賦曰感蔓草於鄭詩藝文類聚）是毛本以爲淫詩至韓詩外傳孔子遇程子木引之以爲遇賢之謂而託諸男女猶離騷比君子於美人是毛詩所謂邪者三家詩反以爲無邪或謂如此則孔疏所述鄭詩說婦人者九篇更缺其一不知思遇賢而託諸閨情仍不害其爲說婦人如有女同車女曰雞鳴皆在九篇之中原非必九篇皆淫詩也

問鄭自子產執政以後褚其衣冠伍其田疇誨其子弟風俗大變而始謗終頌之謠不登於詩者何曰諸國之風皆陳於齊桓晉文而桓文以後惟秦康公諸詩陳於晉襄陳靈諸詩陳於楚莊此外無聞焉蓋晉景晉悼連年爭鄭不過志在主盟而采風陳詩之典闕如矣鄭文公在位四十五載與齊桓晉文同時故陳其詩獨詳下距子產執政時七八十載安得晉悼復有陳詩之事耶詩之錄二伯與春秋之奨桓文皆所以延王迹於一綫不讀王風變雅終於平王不知王迹所由熄不讀列國變風終於桓文不知伯迹所由存也問鄭衛皆以弱小介強大之閒一迫於狄一迫於伯民歲受兵而風俗淫佚甲諸國者何曰三河爲天下之都會衛都河內鄭都河南故齊晉圖伯爭曹衛晉楚

圖伯爭宋鄭戰國從橫爭韓魏曹滅于宋鄭滅于韓衛河北故
墟入趙河內故墟入魏皆異名同實據天下之中河山之會商
旅之所走集也商旅集則貨財盛貨財盛則聲色輳史記貨殖
傳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卽紂淫地餘民民俗儇急仰機利而
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休則作巧姦冶多異物女子則鳴
瑟跕屣游媚富貴入後宮徧諸侯此謂河北之衛也又曰趙女
鄭姬設形容揳鳴瑟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者
奔富厚也趙卽鄲故衛地此謂河北之衛與鄭同俗也宋音燕
女溺志使宋風而存亦必與鄭衛相等蓋古時河北之妹邦卽
鄲河南之溱洧曹濮其聲色藪澤乎春秋時車戰之決未亡兵
臨敵境井堙木刊而止所俘馘者皆臨陣禽戮之人未有掠子



女括金帛燬廬舍驅牲畜之暴也晉楚爭鄭十歲十三受兵皆
取盟降服而止非如狄人入衛盡其國遺民宵濟渡河
者男女僅七百乘馬祭服魚軒牛羊豕雞狗皆貽自鄰國也故
鄭民之征役不妨其游佚謔樂而邶鄘衛詩亦皆作於河北故
墟未經狄亂以前全盛之時自東徙渡河後故墟久踞於狄文
公大布革車無復姝邦流風餘韻鄭則楚漢以後滎陽京索閒
久爲戰場及隋開汴河以後舟車皆集大梁佳麗甲天下而溱
洧閒榛狉曠莽無復美人香草之風豈非貨賄去而聲色隨之
地運遷變使然哉春秋之鄭衛亦猶後世之吳越人物美秀而
文文宋風流照映諸國故衛風莊姜定姜其姜許穆宋桓黎侯
夫人衛寡夫人下及氓與谷風之棄婦皆能以篇詠自達其情

而春秋時鄭歲歲受兵卒能以辭命自全於晉楚廣谷大川異氣民生其閒剛柔異俗不競於武者每嫻於文宜鄭衞之詩亹亹斐斐皆善言情豈盡風敎使然哉曰太公封於營邱地潟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工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其後桓公管仲設女閭三百以養游士而齊民風之淫不似鄭衞田獵馳騁有奮往之氣卒爲伯國者何曰從來俗文而富者其民易淫鄭衞是也俗武而富者其民易鬬齊晉是也故歌詠莫富於鄭衞而功利莫盛於齊晉夫子嘗思用衞又嘗思用齊以聖人爲之則皆可王也導其血氣而文以禮樂返情於性衞風可一變而二南齊風可一變而豳岐而惜乎無其會也

## 齊風答問

問曰齊風雞鳴續序之刺哀公固不可信若首序思賢妃則甚合詩意朝既盈昌與子同夢明爲夫婦之詞庭燎之義而韓詩乃以爲讒人之刺者何御覽引韓詩雞鳴讒人也詩考一本作說人者非是蓋涉漢廣之序而誤曰詩言青蠅皆喻讒口此詩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若如傳箋以爲過早傳蒼蠅之聲有似違雞之鳴箋夫人以蠅聲爲雞鳴則起早于常禮世豈有雞未鳴而蠅聲先起者耶或曲爲說云匪但雞鳴且蠅將有聲則下章可云匪但東方明抑且月將出乎況禮太師奏雞鳴于階下后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去烏有東方已明尚甘同夢無脫簪之實諫徒警勸以虛文者乎考韓詩序爲讒人而薛君章句云雞違鳴蠅聲相似也御覽文選注臧氏琳曰雞以司晨蠅薨亂耳故首章欲其審聽恐所謂忠者未必忠也日出則大明月光則悅忽故次章

欲其審視恐所信者未可信也三章則明去就之分言小人薆
薆眾多我其甘與同茲夢亂哉行且歸而避彼之憎矣小雅青
蠅直言此詩婉諷源案列女傳緹縈上書闕下歌晨風雞鳴之
詩葢取無辜蒙讒冀君見察之意孔叢子曰于雞鳴見古之君
子不忘其敬也亦卽小雅我友敬矣讒言其興之義曰君子不
忘其敬則非婦人戒夫詞矣
曰然則東方之日篇毛鄭以日月分喻君臣而今不從之者何
曰詩之取興言外瞭然其不詰自明者甚易而實是也其展轉
彌晦者甚難而實非也毛以日月喻君臣明盛無不照察鄭則
以東方其明未融喻君臣不明毛以姝爲初昏貌謂陳古之正
禮鄭則以姝子爲强暴而女想諸室闥燕郢卜度矛盾互乖考



韓詩薛君章句曰文選注彼姝者子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美盛若
東方之日也宋玉神女賦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
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自昔取興匪遠人情毛鄭於雞鳴
篇當喻而不以爲喻於此篇舍近喻而迂以求喻皆由美刺橫
於中以致比興歧於外揆以韓義孰邇風人舉一反隅無難觸
類
問地里志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乎嶩之閒兮王應麟三家詩
考載之說者謂王氏誤以齊風之齊爲齊魯韓之齊然乎曰志
所舉者齊風然以證臨淄名營邱而訓之爲往與毛詩訓義全
別則固出三家詩也水經注太公封于營邱獻公自營邱徙臨
淄營邱者山名詩所謂子之營兮也師古曰毛詩作還齊詩作

營嶩山名此對舉齊毛二家之異文考唐時崔靈恩詩集注尚存多引三家軼句而呂氏讀詩記引崔注云茂昌皆齊地名釋文引崔集注本猶作嶩是師古述齊詩本於崔注明矣若謂班志皆用魯詩則地里志引自杜泜漆師古曰自土齊詩作自杜言公劉辟狄而來居杜與漆泜之地此又齊魯同文之明證也若謂師古唐人惟見韓詩不得見齊詩則韓詩還作旋詩疏儇作嫙釋文皆訓好兒義與毛同而篇名則與齊魯異矣誼則齊魯長矣葢獵者或往營邱或往昌地應劭曰昌水出東萊郡昌陽縣或往茂地疑即泰山郡之牟牟茂聲之轉而中道相逢於嶩山左右師古曰嶩或作猶亦作巒言往又東萊郡有牟平適營山而相逢於嶩山也水經注作猶顧祖禹曰猶山在臨淄縣南十二里故三章分述之若皆訓爲好則文義雷同或謂齊都營邱而詩言往彼疑作於胡公都薄姑時然師古云往適營山則本不指都城也雖然還之儇好無異於清人之翱翔而哀樂異音哀王異氣安危異效齊之足霸也久矣宜桓公乘之不勞而摟諸侯如拾芥也哉

曰盧令之詩序謂陳古亦三章皆美之者何曰毛以刺獵不合稱仁遂强爲古者仁君之事則于田之叔段而鄭人仁之從狼之獵夫而齊人臧之豈皆陳古之刺耶且說文鬈爲髮好之兒鄭箋讀鬈爲權毛不破字則訓同說文也則偲亦于思之義皆明指目前之人亦可謂古人之鬚髮耶國語桓公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戎車待游車之弊戎士待陳妾之餘則此詩自刺襄時民俗與還詩同義而必以駟驖之篇爲騶虞之旨良所昧焉

曰地里志俟我于著乎而師古曰著齊地名濟南郡著縣也此亦魯韓古訓何楷據此爲刺魯莊越竟逆哀姜之詩而今不取之者何曰魯莊如齊逆女親至齊都并非俟於中途一不合也傳箋謂瓊華士飾瓊瑩卿大夫飾瓊英國君之飾若夫人至自齊不應由庭及堂三易其飾二不合也詩次于還後東方前安知非齊先世刺親迎不至女家之詩且何以不在襄公南山之後三不合也疑事毋質宜從蓋闕惟甫田次南山後毛傳謂無德而求諸侯考襄之特力求諸侯無如滅紀一事自謂報九世之讐而不知身爲魯人不戴天之仇方且勞師疆外肆志無忌殆欺魯莊童昧無知耶桓六年子同生桓六年子同生不知已突而弁矣夫差而不忘越王之殺其父襄公其能晏然已乎無思遠人恐齊之憂不在紀而在卯角之甥也考春秋紀未滅以前莊公尚未與齊通故有未幾見兮之語四年師次于滑謀欲救紀是時三年喪畢而冠正既弁之時則復讐猶有望也春秋於桓公書葬明君幼而賊在境外不責臣子以遽討侯之四年而有救紀之役讐可復矣機可乘矣故春秋望之深責之深與詩人之恕卯角而望突弁同一義也至紀亡後而公及齊人狩于禚始絕望矣故知詩必作于四年救紀之時然則春秋曷爲諱齊滅紀以許襄公之復讐曰正以深罪魯之不能復讐也九世猶可以復讐而況先君之肉未寒者乎苟誠許齊滅紀矣曷爲於魯之不救紀而譏之救鄰復讐在是一舉而魯人不知致死焉故特許齊之復讐以愧之若曰師喪寡人分焉未爲不吉復讐之義當如

是也乾時之役雖敗猶榮魯何嘗眞以復讐故戰哉春秋多託事以見義故於詩詳錄齊襄以補魯風之缺猶斯志也

曰載驅敝笱次南山甫田之後序皆刺文姜而焦氏易林云襄嫁季女至于蕩道齊子日夕留連久處文姜爲齊僖長女不稱孟而稱季者何曰易林益以載驅爲刺哀姜之詩也哀姜歸魯在齊桓公十六年則襄公末年所生明爲襄公季女若文姜則齊僖之孟女安得稱季哀姜歸魯雖在襄公身後而哀姜生毋或存則亦襄夫人嫁女易林欲明齊子爲哀姜故以襄嫁爲言若曰此嫁襄公之季女耳莊二十四年夏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公羊傳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何休曰

哀姜約莊公遠媵妾也卽所謂齊子日夕流連久處亦卽詩所謂齊子發夕齊子閺闥齊子翺翔也毛傳發夕謂自夕發至旦箋謂豈弟爲閺闥謂開明始行與上發夕相對蓋韓詩說易之歸妹曰君子以永終知敝載驅詩人見其始知其終矣若文姜初歸未嘗有遲久留難不肯入之事其爲哀姜何疑

敝笱刺齊子初歸魯之詩而在南山盧令之後若刺文姜則南山既曰歸止不應此篇反追刺其初嫁之時且文姜歸魯十餘年同公如齊始通齊侯不聞其始卽有難制之勢惟哀姜爲襄公季女文姜欲使姪從其姑故使莊公年長不娶其如齊納幣踰年而歸則公羊以爲公有陳佗之行其如齊觀社則穀梁曰觀無事之詞也以是爲尸女也而且越竟親迎丹楹刻桷宗婦

幣覿所以媚姜者無不至姜所以驕公者亦無不至從如雨水以侈之遲留不入以難之詩人知其必爲文姜之續徼笱魴鰥再三太息情見乎詞序箋以爲桓不能制文姜於歸魯之初傳又謂莊不能制母於歸齊之後皆非詩意矣

猗嗟亦刺莊公昏讐詩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帝館甥于貳室則甥謂壻明矣諸侯不越竟逆女而公則納幣親迎兩次如齊皆桓昏文姜時所未有也且魯莊當齊襄之世未嘗如齊及二十二年始如齊納幣二十三年復如齊觀社其時齊桓已立十二年文姜齊襄皆已久歿何必如鄭箋謂非齊侯之子慶詞追刺乎惟莊因齊社蒐軍實之時盛其服飾威儀炫其射御趨蹌以媚婦人而夸齊國哀姜無窮期之待魯莊爲陳佗之行齊桓無閨闥之閑皆在所刺且一則曰射則臧兮二則曰終日射侯不出正兮三則曰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擅此才武不以復讐而以昏讐所昏者又非嘉耦而怨耦其患方未艾焉惜之深刺之深也其後牙慶再亂般閔再弑夫人孫邾魯幾中絕於是使高子將南陽之甲定魯者齊桓也誅哀姜立僖公者齊桓也故桓自陳其風於王朝特詳齊襄二姜之詩一著其多難興邦之由一著其恤鄰存魯之績春秋書文姜皆詳於桓薨以後之事書哀姜皆詳其初歸於魯之事與詩相表裏蓋魯莊之不能閑母正由其忘讐昏讐使其枕戈卧薪如夫差句踐之蓄志則襄與姜方將食不下咽尚暇馳驅禚穀煩制其侍御僕從之人乎說詩者忽其篇次昧其輕重而春秋之義不明矣然則

齊桓創伯以後無一詩者何曰晉伯嗣興齊以大國霸槩頡頏其閟未必肯陳其詩於晉故晉亦無由陳其風於王朝齊風之終於襄公見齊伯之始於桓公王迹亦熄於桓公也

魏唐答問

問魏檜二國史無世家而序亦無君大夫謚號子據以爲序出史記之後然申毛詩者則謂春秋惟齊魯晉衞四國君臣皆有謚亦惟公族有之而庶姓無有又卿有之而大夫無有其餘秦楚宋鄭則君有臣無而吳越徐莒則君亦無謚矧魏檜國小早亡豈可徵其謚號小序缺之不亦宜乎曰毛序所著作詩之人如仍叔凡伯譚大夫芮伯暴公蘇公何嘗必著其謚至其所美刺之人如秦仲陳佗蔡仲鄭忽公子頑高克又何嘗必稱其謚豈并二國之氏族名字而國史不知哉至秦楚徐莒吳越之無謚則夷禮也宋之無謚則殷禮也至鄭則有公父定叔皇武子馮簡子駟桓子罕武子之流聞見於傳而國語韋注又以公孫成子爲子產之謚然則左氏不盡書謚者各仍國史舊文不得以傳例之參差而謂其無謚也且臣可無謚君則未有無廟號無世次者而魏檜二國一切泯泯焉烏用此國史之序爲哉至詩放引袁孝政劉子注云魏武公信讒詩刺之曰營營青蠅止于樊或疑三家詩青蠅當在魏風刺張揖言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五人正合今雅詩之數無容缺其一篇且青蠅在衞武賓筵之前安知非衞武公刺幽王信讒之詩而袁孝政之注傳寫稍譌顚倒於小雅答問中詳之固不得執之以補魏國君謚之遺矣（今劉子注本已

無詩攷所引之語

問魏詩昔人有疑其即晉詩者則季札觀樂歌魏歌唐各有美歎其非一國之風明矣獨是公行公族皆晉官汾水不經魏地而彼汾沮洳編入唐風者何魏風小序既無國史之可傳會而孔疏謂魏風七篇前五篇刺儉後二篇刺貪其事相反故鄭譜於左方中分爲二君者何曰地里志於魏引詩彼汾一曲則魯詩亦在魏風汾水雖始終經由晉地若與芮城今山西解州之魏不涉而伏虔言蒲坂亦魏地孟康注蒲坂與汾陰接壤郊祀志在此則是南北狹而東西長隨河斜曲故魏譜言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孟康曰晉文公以蒲賂秦秦反蒲于魏魏人喜曰蒲反矣故曰蒲反左傳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士會既濟魏人譟而還郊祀志元朔六年得寶鼎于汾陰魏脽應劭曰魏故魏國也師古曰汾脽本魏地之竟是魏得汾水入河之地故曰彼汾一曲矣齊有公行子之喪則列國或有是官矣至小序惟魏檜二國無史記世家可本故無惡謚可傳會而鄭又欲臆分其世次則并非毛意毛於十畝之閒序云刺時而傳云閑閑男女往來無別之貌與靜女伯兮有狐氓著東門澤陂諸序一例自續序造爲其國削小民無所居之說而箋疏本經注各傳會之爰云一夫止授十畝疏謂田亦樹桑爲地隙民稠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二面並云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可十餘里處河山之閒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豈知俗之儉嗇由於磽瘠多山地又褊小由於疆鄰侵偪且魏風適彼樂郊民方散去安有畏寇內入之事苟如季札所稱以德輔此則明主云者何難踰山越河大啟疆宇孰得而限之哉園有桃序云

刺時傳曰園有桃其實之殼國有民宜得其力則是興非賦言上不能得民以自強自續序歸之儉嗇箋遂強與爲賦謂魏君不取民稅但食園桃雖許行墨翟有不能行而謂有是儉主乎陟岵爲孝子行役思親尤與刺儉無涉彼汾沮洳則韓詩外傳曰君子有主善之心德足以君天下行足以及後世雖在下位民願戴之雖欲無尊得乎哉故曰彼其之子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君子盪盪乎其義不可亂嚌乎其廉不可劇溫乎其仁厚之寬大超乎其有以殊于世也故曰美如玉殊異乎公族則韓詩蓺歎沮澤之閒有賢者隱居在下采蔬自給然其才德實高出乎在位公行公路之上故曰雖在下位而自尊超乎其有以殊世蓺春秋時晉官卿之適子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官其餘子而使庶子爲公行趙盾以庶子爲軒車之族卽公路皆貴游子弟無材世祿賢者不得用用者不必賢也毛詩因次葛屨之下并謂刺儉乃以所美爲刺所刺爲美試思采葛采蕭豈君公之行如玉如英豈齒褊之度既極道其美又何言不似貴人氣象乎故知魏風刺儉惟葛屨一篇而欲誣前五篇爲一君之詩繆矣曰然則伐檀碩鼠之刺貪可從乎曰二詩之刺甚明三家之誼尤備張揖引齊詩曰伐檀刺賢者不遇明主也見文選上林賦注又董仲舒曰治身之與治民不同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治人也詩曰坎坎伐輻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先其事後其食治身也文選注引薛君章句曰何爲素餐素者質也言人但有質樸之性無治民之材尸祿者頗知善惡默然不語苟欲得祿有如琴操曰御覽樂部伐檀操者魏國女作也傷賢者隱蔽素餐尸焉



在位閔傷怨曠失其嘉會夫聖王之制能治人者食於人不能

治人者食於田今賢者隱退伐木小人在位食祿懸珍奇積百穀并包有土德澤不加百姓傷痛上之不知王道之不施仰天長歎援琴而鼓之漢書王吉疏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王吉習韓詩蔡邕琴操用韓詩皆以爲刺不用賢與齊詩不遇明主同義但毛謂伐檀俟世用若俟河之清則與而非賦魯詩以隱退伐木爲實事則一河水也貪夫處之則濁清士處之則清集傳並以河水爲賦而非興則魏河當龍門以下濁駛之流豈有清漣之致若謂北人得水皆謂之河當指北境涑澮汾諸水則詩書六經言江河者從無方言段借之例故知河水是興非賦矣故飲盜泉而同廉讓之水居混世而無汶垢之侵興毛興稍殊而大指相近惟毛詩不言魏女所賦故旨歸不明蓋國小政荒不知求賢自輔而使遺佚厄窮故其室家嗟歎之曰爾在位者何功而厚糈肉食試思此遺佚不怨厄窮不憫自食其力如吾君子者獨何人哉國之所用者如彼所舍者如此何以爲治哉季札聞歌魏曰美哉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歎其下多有德之士而不知求以自輔也蓋不遇明主者詩人之傷賢而貪鄙在位者詩人之傷國一詩函二誼也

至碩鼠毛序但云刺重斂與鹽鐵論履畝而稅碩鼠作同義北史辛雄傳曰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筲以共治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蓋刺貪吏之詩至續序始以碩鼠斥君貪而畏人如大鼠考呂覽當賊叩牛角而寤歌齊桓聞而舉之高誘注謂歌碩鼠之詩後漢書馬融傳注引說苑善說篇曰甯戚飯牛于

康衢擊卓輪而歌碩鼠今本說苑碩鼠二字譌作顧見甯戚歌之取適樂郊之意言將去齊往他國也樂府載甯戚飯牛之歌一章曰吾將舍女相齊國二章曰吾將舍女適楚國其詞雖漢人擬作亦用此詩適彼樂郊之誼蓋魏風先戚百年故戚得歌之也若碩鼠斥君豈遇主之什乎

問曰季札觀樂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乃今唐風大半刺晉昭曲沃之事者何且既以憂勤爲有陶唐風則詩當爲美儉而皆謂刺儉者何曰地里志云河東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故唐詩蟋蟀山有樞葛生之篇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遽又馬融傳曰奢則不孫儉則固奢儉之中以禮爲界是以山樞蟋蟀之詩並刺國君諷以太康馳驅之節則季札所美必此數篇而非晉昭曲沃之事明矣毛詩刺僖公昭公不過因史記謂唐叔至靖侯五世無年可紀而年表獨起靖僖以來故唐風即始於僖侯史作釐侯且韓詩薛君章句以歲聿云莫喻君年歲已晚而僖侯止十八年未必即韓詩所指也至以爲有陶唐氏之遺風則不過仍其土地非能有康衢擊壤之風故詩皆刺儉而非美儉且非徒刺儉直刺晉鄙耳王氏夫之論之曰蟋蟀之詩於憂而見樂如渴而望乎甘泉於憂之時而有憂非大利無以奪其情而制其欲也故知蟋蟀之言樂非樂也欲而已矣其言良士非良士也利人而已矣以欲爲樂以利爲良瞿瞿而善警崇利以

求欲不知所止國之不亡幸也奚陶唐氏之風云乎且所貴乎儉者無侈心也故君子之儉惡奢而不欲也小人之儉欲奢而不果也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悼不能奢而悲之以死也爲利吝而悲之以死則將苟可以死易利而茂不爲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人有莫心音有莫響而國爲莫國故曰齊以瞿瞿爲狂晉以瞿瞿爲艮莫氣流於國而國不可日三晉之士爲天下鄙允矣奚陶唐氏之風云乎且崇利而不恤死則相奪以爲恒互疑而不釋故瞿瞿以終年而舉足之下有寇讎也有車馬而人思馳驅之有衣裳而人思曳婁之有鐘鼓而人思考伐之時移勢去自死於弱決爲他人之所奄據昌言以相勸勉而不慚則公侯非適有國大夫非適有家庶人非適有其廬舍妻子殆猶卽且蟾蠩之聚于一窪也故翼沃相剝獻公之九子相吞先狐胥郤欒趙荀范韓魏相齧習爲恒而不怪胥瞿瞿也然而晉人固以爲艮也孰謂陶唐氏之有此哉

問曰子以毛詩無衣美晉武公爲乖無邶之例然則三家詩說若何曰以韓詩椒聊之傳例之而知必不同毛也外傳曰士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行仁義吾不信也昔比干且死而諫愈忠夷齊餓於首陽而志愈章夫欲行仁義殉名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詩云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夫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與於斯則彼其之子葢謂九宗五正之徒不入沃黨言其抱耿介大節無朋黨之私有純篤之忠也自曲沃搆難以來翼人晉人滅一君復立一君其姓名見內外傳者則頃父之子嘉父於翼侯

奔隨哀侯已立之後猶逆其故主納諸鄂而奉之所謂且篤者也欒賓之子共叔賓仕晉武公許以上卿之位彼終力戰而死所謂無朋者也見於紀年者又有公子萬荀叔彰皆忠晉以拒沃且椒聊之實蕃衍遠條則喪君有君不顧枝幹之強弱眾寡之不敵焉詩之惡曲沃而奬遺臣抑黨賊而申忠義如是其至也序反刺昭公而謂君子見沃之盛強能修其政箋遂以彼其之子美桓叔之德廣博均平不偏黨正義又謂言桓之美刺昭之惡不得以阻邑傾宗爲桓罪且叔別封於沃自是鄰國相陵安得責其不臣諸侯不得專封成師之沃猶段叔之京已違封而不告之制況謂邑爲國乎他若揚之水我聞有命本泄潘父之謀於昭公也反誣國人將叛而歸之有杕之杜刺武公兼并宗國獻公盡滅桓莊之族不能親其同姓兄弟也若昭鄂諸君方恃九宗五正之助反謂骨肉離散而去之九宗一姓爲九族五正五官之長豈知晉自昭侯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緡侯六世凡一滅於桓叔兩滅於莊伯又兩滅於武公五舉而國人始終不服亦五攻而去之安有桓叔之始國人即欲叛而歸之骨肉即離散而去之耶毛序箋疏於鄭忽晉昭周內惟恐不深於桓叔武公獎借惟恐不力其美刺無邪之例有如斯者

曰序以鴇羽爲昭公之後大亂五世而綢繆杕杜羔裘則不言何世孔疏并屬之昭公者何曰杕杜已見於前綢繆序刺晉亂則亦大亂五世之時然毛以三星爲參歷舉昏姻之正期以刺時鄭以三星爲心歷舉昏姻之失時以刺上皆未協如此良人

何之誼釋文引韓詩云邂逅覯不固之貌則知此蓋亂世憂昏姻之難常聚而非刺昏姻之不得時若曰此何世何時而乃相逢聚首乎未卜偕老之懽已虞新昏之別舉中篇以明上下則如此良人何謂夫非謂婦士庶難保室家也如此粲者何一妻一妾曰粲大夫亦憂征役也星以三數匪獨參心首章在天初昏見於東南隅三章在戶則夜分見於正南而中矣若章則夜久見於東南隅三章在戶則夜分見於正南而中矣若傳據參宿分孟冬季冬五月鄭據心宿分四月五月六月爲怨曠失必泥分參心歷月移次時之證則亂世男女仳離尚僅以逾月爲失時乎如何如何憂方來而非慨已往也魚之昫鳥之集蟲之蟈聚以崇朝而樂以今夕其情激其詞悲其聲寒而國事可知矣

曰晉自曲沃搆難何暇更勤王事而鵠羽三言王事靡盬者何



曰此與衞風伯兮之言王事皆作於桓王之世桓王六年曲沃莊伯以鄭邢之師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是秋曲沃叛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鄂侯十六年曲沃殺小子侯王命虢仲立晉侯緡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是王師屢臨於晉妨農失養謳怨斯興使無衣之請不行王靈尚競於諸侯也唐風獨詳沃冀興廢之際皆春秋所不書而詩存之論其世而知其王迹是詩史之誼也

問葛生之詩刺獻公虐用其民而晉日以強者何曰此詩由武獻善恤其民故有夫婦相守之效非刺虐用其民也王氏夫之曰使人樂有其身而後吾之身安使人樂有其家而後吾之家固使人樂用其情而後以情嚮我也不淺進而導之以道則王

卽此而用之則霸雖無道猶足以霸而況於以道而王者乎故周之失天下也失之於中谷晉之爲政於天下得之於葛生夫婦相愛以生相信以死綢繆杕杜之孤心改而興矣兼虞魏并芮虢服蒲屈大禮雖積而卻穀因之不待教而可用也武獻之昫於民也不薄矣自陳啟源於葛生不取寡婦悼亡之說述毛而與毛背是篇毛傳曰域營域也齊則角枕錦衾禮夫不在斂枕簟衾席韣而藏之箋申之以爲夫雖不在攝主以祭主婦猶自齊而行事居謂墳墓室謂冢壙冬夏晝夜長時思之尤甚王肅謂見夫齊物感以增思孔疏謂衾枕有故乃設怨夫不在申恨獨旦而世說袁羊作詩嘲劉恢晝寢云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劉尚晉明帝女主見詩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正以語涉



悼亡耳兩漢晉唐無異說而陳氏獨以角枕錦衾爲生存之證營域歸室乃寄託之詞曷思予美亡此誰與獨旦乎不知所述者何毛乎

問陳氏於采苓亦取驪姬興讒之說其義若何曰陳氏以采苓喻甘言采苦喻苦言采葑喻甘苦並進虛文傅會實事無徵蓋獻公信讒之事無大於殺申生而三舉首陽蓋勸申世子以夷齊之行耳首陽晉地卽河北蒲坂之雷首山其南王屋山濟水所出故曾子言伯夷叔齊居河濟之閒莊子讓王篇夷齊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蓋夷齊自孟津扣馬之後遂渡河而北武王之師自桃林之塞至洛陽始由孟津渡河而北則夷齊扣馬之諫自當在其未渡河以前由河南而至河北之雷首山故云北至於首陽矣　西行至雷首之陽故歌曰登彼西山蒲坂舜都故有

黃農虞夏之歎春秋時本魏地晉獻公滅魏而有其地故詩舉
本境古事爲諷其士蔿輩之詞乎當時梁餘子養先丹木狐突
重耳皆有此勸而士蔿最先曰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太伯
不亦可乎諷之爲太伯猶之爲夷齊也采苓采苦采封卽託采
藥以行之意世子終守待死之恭而不知陷親不義故再三言
舍旃舍旃以速之人之爲言胡得焉言姬之語不可辟也公之
惑不可回也俟命之說亦不可執也申生曰死不可辟三章不
易一詞明無二策無轉計也孔明之告劉琦曰君不見申生在
內而危重耳夷吾在外而安乎正同詩旨然盡殲桓莊之族理
無逃於好還詛無畜羣公子勢必分於卿室君子讀唐風枕杜
采苓之篇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矣然則晉文創伯以後無一



詩者何曰晉五世主伯固不屑白陳其風而他國齊楚又無能
代陳晉風者唐風終於獻公見晉伯之始於文公王迹亦熄於
文公也

讀唐風無衣之詩知西虢必滅於晉而王轍從此不西矣讀唐
風由杕杜至采苓知晉必三分以滅於秦而周祚從此不延矣
夫東周何以不西哉以虢滅於晉失崤函桃林之險而西歸道
絕也晉何以必滅虢哉以曲沃之叛王命虢公伐曲沃及龔侯
之滅虢仲又偕芮伯荀侯賈伯連兵致討使釐王不貪晉賂則
晉武不敢自立爲諸侯而虢不亡虢不亡則豐鎬故畿之聲勢
不隔是東周之不西無衣請命之詩爲之也秦何以能亡晉哉
晉室三分爲之也晉何以三分哉則懲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

子權移世族爲之也夫晉國形勢天下莫強焉西河之地斗入關中七百餘里函關武關門戶皆爲晉有秦人僻處西陲二百年無能東出一步王室雖衰而恃晉之宗盟翼戴秦楚屏伏而不敢動自三家分晉力分勢渙不足以抗秦秦遂取崤函收西河而晉亡晉亡而周隨之矣惠公懷公文公及公子雍皆自秦入成公悼公皆自周入主器之子寄命他邦尾大枝強勢歸卿室渭陽送舅之詩君子不謂秦人翼晉之功而謂晉亡於秦之始也采苓之詩萌於杕杜君子不謂晉亡於無畜羣公子之日而亡於滅桓莊之族之日也晉武賂王得立而異日三晉卽師其故智賂王而三分其國無衣詩命之詩君子不以爲曲沃篡國之始而以爲三家分晉之漸也嗚呼好還者天道致冰者履霜衆人知之於旣著君子識之於其微焉讀一詩而但詠一事其爲興覩羣怨者幾何玩一爻而但知一占其爲藏往知來者幾何故曰誦其詩論其世又曰可以興可以觀上觀千古下觀千古之謂也或曰魯之政逮於三桓卒至陪臣執國命而費惠公且代魯烏見用親之勝於用疏耶曰國家之勢不內重則外重外重之權在異姓內重之勢在宗藩晉分於韓趙魏齊篡於陳氏此外重之弊也魯政移於三桓以慶父之弒二君而卒立其後爲孟孫以公孫敖之淫佚而卒歸其喪相忍爲國君僅守府此內重之弊也秦起西戎楚起蠻夷而自春秋迄戰國四五百年兩國常雄長諸侯秦則親賢并用然國無世及之卿故權不久擅不養游談之士故官程實功其能以耕戰致富強宜矣

楚則以令尹執政自子文以後鬬氏成氏薳氏遠氏陽氏皆公族子孫世無異姓然一有罪卽誅之無赦子玉子反以喪師誅子上以辟敵誅子辛子南以貪縱多寵誅是無齊晉外重之虞而收其用有魯任宗親之善而無其弊苟晉人能師秦之參用親賢師楚之賞功罰罪立師保之官以教世子而不宦之於外則國寄專而根本盛國法行而紀綱立三家安得而分之秦烏得而并之也哉豈無他人不與我同姓豈無他人不與我同父姬姓之衰宗周之替皆武獻涼德以啟之君子讀唐風所爲盼盼而三歎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 終

仁和邵順穎
海甯蔣廷瀓 校